

曲園叢書

14
484
39



門 4
號 484
卷 39



讀隸輯詞

俞樓襍纂第三十二

德清俞樾

余既於漢隸中刺取其文為駢隸一卷又以其中形
況之詞或一字或重言或雙聲疊韻皆古雅可喜因
隨所見而輯錄之以為修詞之助

於休 郭泰碑於休先生

於穆 夏承碑於穆皇祖韓勅碑於穆韓君張遷碑於

穆我君

於鑠 東海廟碑於鑠桓君尹宙碑於鑠明德亦作於

鑠郭究碑於鑠我君

孔爍 魯峻碑令德孔爍按以爍為鑠

孔芬 衡立碑儀問孔芬
羶彼 開母廟石闕銘羶彼飛雉按羶卽翩字
卽彼 度尙碑卽彼海外按卽詩海外有載之載
色斯 鄭固碑色斯自得按論語色斯舉矣馬融曰見
顏色不善則去之然本文無見字亦無不善字馬注
似有未安色斯者色然也哀六年公羊傳諸大夫見
之皆色然而駭一切經音義卷九引公羊傳作歆然
而駭色與歆聲近義通色斯舉矣猶曰歆然舉矣漢
碑多從此讀費鳳碑色斯輕翔別碑色斯高舉元賓
碑翻習色斯張壽碑常懷色斯斥彰長田君碑色斯

去官說論語者當據漢碑以正舊解之訛

猗歟 劉熊碑猗歟明哲按本商頌猗與那與
翻爾 孔寔碑翻爾束帶
温然 婁壽碑温然而恭
藟然 武榮碑藟然高厲按卽藐然
宥兮 孔寔碑宥兮冥冥按宥卽寂字
哨然 張納功德敘哨然愍悼按以哨爲哨
皓然 三公山碑或有恬淡養皓然兮按以皓爲皓
奔然 祝睦後碑奔然清皓按以奔爲介
蘭然 堯廟碑蘭然成就按以蘭爲爛

喚矣 魯峻碑喚矣的的亦作喚矣王純碑喚矣王君

霰然 孔扶碑霰然隕涕

聃然 老子銘聃然老旄之貌也

確然 晉鄭烈碑秉確然之大節亦作確然魯峻碑確

然疏發

權乎 婁壽碑權乎其不可拔也按卽確乎其不可拔

矚焉 孔憲碑矚焉汜而不俗按矚卽矚字

怕然 祝睦後碑泊然執守按以怕為泊

鴟若 費鳳別碑鴟若飛鷹鴟

奧乎 郭泰碑奧乎不可測已

梵梵 街彈碑梵梵黍稷按以梵為梵

棠棠 魯峻碑棠棠忠惠嚴訢碑棠棠容顏按以棠為

堂

覲覲 張壽碑覲覲虎視按以覲為眈

礧礧 陳球後碑礧礧猶嶽按卽巖字

矯矯 平都相蔣君碑光光矯矯按以矯為矯

皓皓 白石神君碑皓皓素質按卽皓皓

盪盪 蔡湛頌盪盪有功按以盪為盪

洞洞 周憬功勳銘石縱橫乎汙洞洞

滋滋 堯廟碑滋滋汲汲按以滋為孳

娥娥 郭輔碑娥娥三妃

衍衍 唐扶頌閭閭衍衍按以衍為侃

菜菜 郭輔碑菜菜昆嗣按即莘字婁壽碑冕紳莘莘

瀾瀾 周憬功勳銘威怒定兮混瀾瀾

懿懿 綏民校尉熊君碑懿懿其操

遜遜 劉脩碑其於鄉黨遜遜如也按以遜為恂亦作

逡逡祝睦碑鄉黨逡逡

盱盱 張公神碑振鱗尾兮游盱盱

粲粲 郭仲奇碑徵書粲粲按即粲字

灼灼 魯峻碑喚矣灼灼按以灼為灼

陵陵 造橋碑棧格陵陵

戰戰 天井道碑過者戰戰按即戰字諸從戈之字漢

隸或變從戈

斐斐 周憬功勳銘功斐斐兮鏡海裔

瀟瀟 張公神碑瀟瀟滋榮

墨墨 孫叔敖碑其意墨墨

愷愷 北海相景君銘孝子愷愷顧南原云玉篇愷惇

自強也愷字不載字書疑借為澎瀆形容其涕淚之

橫流也

晻忽 敦煌長史武斑碑晻忽徂逝亦作奄智樊敏碑

奄芻藏形亦作掩忽嚴訢碑掩忽摧藏亦作奄忽北海相景君碑實絕奄忽

汾云 張納功德敘口武汾云按卽紛紜

惆悵 孔耽神祠碑竭凱風以惆悵按卽綢繆

崩澼 沈子琚碑諸縣崩澼

戲險 造橋碑戲險登臨按卽巖嶮

隘陴 周憬功勳銘增陵陴兮甚隘陴按卽崎嶇字變

山爲阜又倒其文作隘陴也

崑峴 周憬功勳銘仰王禽兮又崑峴

陵遲 三公山碑愍俗陵遲按猶陵遲韓勅碑云禮樂

陵遲又作陵隄見嚴發碑

渾渙 婁壽碑渾渙衡門按詩衡門篇本作棲遲繁陽

令楊君碑渾泥樂志又作渾泥漢書楊雄傳靈遲遲

兮師古曰遲音栖遲音又夷反愚則謂遲與渾並卽

詩之遲字渙與泥並卽詩之棲字雙聲疊韻之辭

本無倒順師古拘於詩辭音遲爲栖恐未得也亦作

西遲嚴發殘碑西遲衡門

畔桓 張表碑畔桓利貞按卽易屯卦盤桓亦作磐桓

侯成碑以禮賂桓賂卽磐字

透虵 費鳳別碑君有透虵按毛詩委蛇釋文作委虵

碑又以透為委耳司馬季德碑委蛇其德正作委蛇亦作邁迤逢盛碑云當遂邁迤亦作禕隋衡方碑云禕隋在公隋即隋字亦作透隨唐扶頌云在朝透隨劉熊碑云卷舒委邁邁即隨字此兩字變體極多容齋五筆言其有十二變曰委蛇曰委佗曰透迤曰倭遲曰倭夷曰威夷曰委移曰透移曰透蛇曰倭蛇曰邁迤曰威遲而吳玉搢金石存又歷引衡方唐扶劉熊諸碑旁及枚乘兔園賦之婁移博雅之噉陝字書之螭迤蟻迤隄隋以見此字之不止十二變余按文選西京賦澶漫靡迤甘泉賦施靡乎延屬洞簫賦倚

巖迤嶰上林賦巖嶰嶰嶰以聲言之靡迤也施靡也迤嶰也皆從蛇字之聲而引之也巖嶰也嶰嶰也皆從委字之聲而引之也是無不可比而同之而其變益滋矣

崔嵬 郇閣頌高山崔嵬兮按即崔嵬亦作確嵬西狹頌刻石確嵬

烟熅 孔羨碑和氣烟熅按即氤氲亦作壹縕朱龜碑星精壹縕壹即壹字

歎歎 北海相景君銘歎歎哀哉翁覃溪曰碑以歎歎為嗚呼按亦作歎歎仲秋下旬碑歎歎哀哉亦作歎

噤樊敏碑款噤哀哉亦作於虧李翊夫人碑於虧夫
人虧卽虧字

斑連 武梁祠堂畫象老萊子事親至孝衣服斑連接

卽斑爛

繡縵 張遷碑蓋其繡縵按卽蟬聯

蕭蓀 張平子碑對豐樹之蕭蓀

敖姚 孔耽神祠碑孫息敖姚驩樂壽考隸辨云敖姚

喜悅之意

優嗒 孫叔敖碑家富人喜優嗒樂業按卽優絲

輒軻 孔耽神祠碑遭元二輒軻

敖詳 吳仲山碑出入敖詳按卽翺翔

倡儼 樊敏碑不顧倡儼按卽猖獗

槍礪 楊君石門頌臨危槍礪按卽槍攘

碩礪 周憬功勳銘斷碩礪之電波

彷徨 任伯嗣碑彷徨道口按卽彷徨

浮游 孔霽碑浮游塵埃之外按卽浮游

拈扈 任伯嗣碑南蠻拈扈亦作拈唐扶頌夷粵拈

搃隸辨云拈相持也扈跋扈也愚謂拈扈卽跋扈拈

與跋一聲之轉耳

礪落 朱龜碑礪落炳煥按卽磊落亦作礪落魯峻碑

礪落彰較

防拂 嚴訢碑防拂口口按卽仿佛亦作髣髴史晨後
銘髣髴若在

薜沛 張遷碑薜沛棠樹按卽詩蔽芾甘棠也亦作薜
芾魏元丕碑薜芾其蹤

杳藹 婁壽碑甘山林之杳藹

漣漉 費鳳碑泣涕漣漉

摧略 張遷碑聰麗摧略

蝓屈 周景功勳銘龍蛇蝓屈

冢謚 張納功德敘四竟冢謚

鬱浥 周憬功勳銘豐隆鬱浥亦作鬱邑魏上尊號表

大禹必鬱邑於會稽之山陰

滑汰 天井道碑夏雨滑汰

拔涉 耿勳碑經營拔涉按以拔爲跋

逡循 鄭固碑逡遁退讓按卽逡巡

忉惘 魯峻碑遐邇忉惘按翁覃溪謂惘與悼通是也

廣韵悼音徒到切則惘與悼聲固相近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廣雅釋詁疏證拾遺

俞樓襍纂 弟三十三

德清俞樾

王懷祖先生作廣雅疏證其致力勤矣然廣雅字義實有難曉者王氏之書遺漏尚多其以習見而不及者固有之而隱僻之義無可疏證姑從蓋闕者亦十
二二三也余從前著廣雅疏證拾遺於釋詁四卷頗有
補苴餘則未及也以未卒業久藏篋中今精力益衰
難乎為繼而前功可惜又未忍棄之因取舊稿刻入
襍纂中題曰廣雅釋詁疏證拾遺

匱

勑勑

匏

大也

凡本文不相連屬者空一格下放此

樾謹按匱者器之大也說文匚部匱器也從匚淮聲

據釋名云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盼東至海也匯從淮聲則亦有圍繞之義故訓大矣禹貢東匯澤為彭蠡言澤之畜水同於器之容物也勑勑二字說文所無古字蓋止作并甌莊子在宥篇釋文云甌并也然則并甌同義矣釋言云并兼也凡物分之則小合之則大故并訓大也詩節南山篇天子是甌毛傳甌厚也墨子經篇云厚有所大也甌訓厚故訓大也采菽篇福祿膍之毛傳膍厚也甌與膍通翹者玉篇多部云翹大也字亦從大作裔

望 至也

槪謹按說文亡部望出亡在外望其還也故望有至義

心 長 善也

槪謹按心者說文云心疑也從三心蓋亦審慎之意故得訓善矣長猶大也禮記表記篇義有長短大小是長與大同類故古人謂大為長高誘注呂氏春秋任數篇曰長大也長為大而亦為善猶佳為善而又為大也

言 從也

槪謹按洪範言曰從

猷 順也

樾謹按爾雅釋言猷若也字通作猶詩小星篇寔命不猶鼓鐘篇其德不猶毛傳並曰猶若也猷訓若故訓順尚書堯典篇曰若稽古枚傳曰若順也

危 集 正也

樾謹按危者禮記喪大記中屋履危鄭注云危棟上也是棟上謂之危釋名釋宮室曰棟中也居室之中也中則無不正危之訓正義本乎此莊子繕性篇危然處其所郭注云危然獨正之貌亦足證危正之義王氏所說未盡集之言齊也漢書鼂錯傳師古注云

集齊也詩小宛篇人之齊聖毛傳訓齊為正集訓齊故亦訓正今俗語猶云齊集及齊正足知其義之通矣王氏疑集為準字之誤非是

蘇 滿也

樾謹按下文蘇取也字通作蘇管子法禁篇漁利蘇功尹知章注曰因少構多謂之蘇功取之不已由少而多故為滿也離騷蘇糞壤以充幃兮王逸注曰蘇取也充猶滿也充滿必由於蘇取故其義得通矣

祖 瑟 征 遠也

樾謹按祖對禰而言襄十三年左傳正義曰禰近也

禰爲近則祖爲遠矣。誌之訓遠不見於經典。詩泉水篇。誌彼泉水亦流于淇。鄭箋云。泉水流而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國。疑三家詩必有訓。誌爲遠者。蓋以泉水之遠流與婦人之遠嫁。故下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也。毛傳但云。泉水始出。誌然流也。猶未得誌字之義。征者。詩小宛篇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鄭箋云。邁征皆行也。是征與邁同義。說文彡部邁。遠行也。故征亦有遠義矣。

毒

幹焉

安也

懋謹按周易師彖傳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釋文引

馬注曰。毒治也。治與安義相近。幹焉並訓安者。安猶何也。如禮記安取彼之類是也。焉訓安猶訓何也。如論語焉用佞之類是也。幹亦何也。詩韓奕篇。幹不庭方。以佐戎辟。言何不直方。以佐汝君也。幹不庭方與曷不肅雍。句法相似。說詳羣經平議。此條所詰安字。皆實義。獨幹焉二字。則爲語詞。自古訓失傳。而幹之爲語詞。無知者矣。說文無幹字。當從詩作幹。

菅疏亭

通也

懋謹按菅不知何字。其下之菅卽亭字也。古亭亭同。字訓亭爲通。猶訓亭爲通耳。疏通之與亭通。今語猶

然不煩詮釋疑古本止有高疏二字高字誤加艸頭校者依篆文旁注亭字傳寫誤入疏字下耳

杭 張也

槪謹按王氏改杭為抗然據說文抗杭實一字不煩改正

充 行也

槪謹按釋訓衛衛行也重言之為衛衛單言之即為衛此曰充行也充與衛通漢楊君石門頌八方所達益域為充隸釋謂以充為衛衛即俗書衛字是漢人充衛通用也

婉 病也

槪謹按釋言尫劣也婉與尫同訓劣故從尫訓病故從步也

棨 一也

槪謹按棨不訓一棨乃棨字之誤呂氏春秋下賢篇棨乎其必不渝移也高注曰棨特也凡經傳言特牛特羊特豚皆謂一也棨訓特故亦得訓一矣

高 旅 養也

槪謹按高字經典無訓養者據與高連文疑即高字之誤而衍也旅者呂氏春秋季冬篇律中大呂高誘

注曰呂旅也所以旅陰卽養助其成功此旅訓養之義然高注語意未明其注淮南時則篇云呂旅也萬物萌動於黃泉未能達見所以旅旅去陰卽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呂則疑彼注養字有誤然並云助其成功則固得有養義矣

震愛也

樾謹按震無愛義據釋言云啟隱也疑震卽啟之段音啟字從氏得聲震通作啟乃一聲之轉尙書無逸篇治民祇懼史記周公世家祇作震是其例矣又禮記內則篇祇見孺子鄭注曰祇或作振是從氏從辰

之字古每通用也啟訓隱而得訓愛者正與上文翳字同王氏曰愍惜諸字爲親愛之愛翳爲隱愛之愛是此條愛字固有二義也

歎 極也

樾謹按一切經音義卷十引字書曰偃倚也今言偃息偃卧皆是也疑此歎字卽與偃通疲極而卧息事正相因矣

刻 分也

樾謹按爾雅釋器木謂之刻王氏於上學字引爾雅象謂之鵠角謂之鬻於上劇字引爾雅木謂之劇此

未及引故為補之詩南山篇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
克與刻通毛傳訓能非是上文斯字即斧以斯之之
斯此文刻字即匪斧不克之克

劓 刺也

樾謹按文選謝元暉鼓吹曲疊鼓送華輶李善注小
擊鼓謂之疊疊無擊義疑即劓字也劓本訓刺而亦
得訓擊者擊與刺義相近如此文云批刺也下文云
批擊也即其例矣說文手部批深擊也而此則訓為
刺然則刺謂之劓而擊亦謂之劓猶擊謂之批而刺
亦謂之批也

剝 剝 斷也

樾謹按剝古字止作卓隸變作栗詩東山篇烝在栗
薪鄭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考工記弓人菑
栗不弛鄭注云栗讀為裂縑之裂賈疏云栗者亦取
破之義是栗與裂古以聲近而得通用栗通作裂故
得訓為斷乃即變其字從刀此字之所以孳乳寔多
矣剝者淮南子原道篇堅強而不韞本經篇剛而不
韞高注並曰韞折也剝與韞聲近說文耳部聵或體
作聵昭九年左傳屠蒯禮記檀弓篇作杜蕢並其證
也韞無折義淮南子兩用韞字疑皆當作剝矣

蹂 疾也

樾謹按蹂卽公之篆文其本義爲獸足蹂地故訓疾也說文言部尅迫也漢書楊雄傳杳旭卉兮師古曰旭卉疾速也尅旭與公竝從九聲義得通矣

𦣻 慙也

樾謹按說文𦣻篆說解曰顏色𦣻磷慎事也初無慙義乃本書卷四云類恥也類卽磷字磷訓恥故𦣻訓慙矣蓋謹慎之至近乎慙恥義固得通也

隸 信也

樾謹按此條所詁皆忠信之信而隸之訓信則信當

讀爲伸周易繫辭傳往者屈也來者信也是屈伸之伸可以信爲之也周官掌戮肆之三日鄭注云肆猶申也卽廣雅所本卷四云肆伸也與此文字異而義同漢書律麻志云引者信也文選長笛賦注引廣雅云引伸也然則肆之訓信本於周官鄭注之訓申猶引之訓伸本於漢書律麻志之訓信矣

突 齋 媿 好也

樾謹按王氏訂突爲妖之譌因下文窈窕而誤然妖從女此不從女則非妖字也突去宀當作夭禮記大學篇引詩桃之天天鄭注曰天天美盛貌此云夭好

也正合鄭義論語述而篇集解引馬注曰申申天天和舒之貌和舒亦好也齋者王氏以說卦傳萬物絜齊說之於義未盡今按詩采蘋篇有齊季女玉篇女部引作有齋季女齋之訓好疑本於三家詩毛傳訓齊爲敬然車華篇思變季女逝兮傳曰變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則又似采三家詩義字雖作齊義實同齋鄭箋申之云思得變然美好之少女有齊莊之德者則泥毛傳爲說未必得毛意也古人言婦女不諱言容貌之美思齊篇云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兩思字皆語詞曰齊曰媚皆言其美

也齊卽齋之段字廣雅齋與媚並訓美正可以說此詩矣先大任後周姜者由大姒嗣徽音而上溯之故先近而後遠也傳訓齊爲莊媚爲愛鄭說兩思字均未合媿者楊雄蜀都賦云瑕英江珠左思蜀都賦云江珠瑕英皆以瑕英並言劉淵林注左思賦云瑕玉屬也是瑕英並玉名齊風著篇毛傳曰瓊英美石似玉魏風汾沮洳篇次章曰美如英卒章曰美如玉英亦玉也蓋以玉之美比人之美也據說文玉部瑛玉光也則字本從玉作瑛乃以比人之美遂變其字從女作媿玉篇媿女人美稱也然則媿亦卽瑕之變也

以玉言之則爲瑋瑋以人言之則爲媿媿矣上文曰
英美也此文曰媿好也其義正同英不從女而媿從
女字有今古耳

稀屬 解也

樾謹按稀與稀同說文禾部稀疏也疏則有分解之
義以禾之行列言則從禾作稀以人之行列言則從
彳作稀矣屬之言注也襄二十三年左傳杜注曰注
屬矢於弦荀子禮論篇楊倞注曰注續卽屬續也屬
矢謂之注屬續謂之注是屬與注聲近義通詩正義
曰注者著也言爲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禮記正義

曰注者卽解書之名一切經音義卷六引字林曰註
解也註卽注字注爲解故屬亦爲解矣

鬣 強也

樾謹按考工記輪人稹理而堅鬣稹同聲廣雅鬣與
堅並訓強然則此鬣字卽讀如稹理而堅之稹矣考
工記釋文曰稹本又作縝文選謝元暉晚登三山詩
誰能縝不變李善注縝與鬣同考工記既有作縝之
本或亦有作鬣之本也

澹 清也

樾謹按澹卽澌字文選西征賦青蕃蔚乎翠澌李善

注激波際也

叢 遽也

樾謹按書益益稷元首叢脞哉枚傳曰叢脞細碎無大略細碎則有煩劇之意故叢為遽也漢書酷吏傳罔密事叢此叢字當訓遽師古注曰叢謂眾也眾與遽義亦相因眾謂之叢而遽亦謂之叢猶疾謂之劇而繁多亦謂之劇也

搯 語也

樾謹按漢書劉向傳乃著疾讒搯要救危師古注曰搯謂指發之也廣雅此文指搯二字相連搯即搯也

正取指搯之義字亦作謫列子力命篇不相謫發方言謫過也南楚凡相非議人謂之謫蓋從言者以其非議人也從手者以其指發之也雖二字而實一義矣

媿 愚也

樾謹按集韻引字林媿貌媿與悵通

爽 責也

樾謹按方言爽過也是爽有過義故此與過同訓責

戡 覲 賊 視也

樾謹按書堯典篇在璿璣玉衡枚傳在察也此戡字

疑卽在璿璣玉衡之在漢人書在字或作栽州輔碑
栽貴不濡是也在本從才聲栽則變從戈聲此作哉
者又變從土而從目以合於在察之義也殆漢魏閒
俗書與或載本古字因經典皆假在爲之而本字獨
存於此書與睨者說文云目出兒也臧者說文云目
陷也以其從目故皆得有視義

潛 營上也

樾謹按潛無上義疑僭之誤隱五年穀梁傳始僭樂
矣范注曰下犯上謂之僭下犯上故爲上矣漢書五
行志庶位踰節茲謂僭踰亦上也營者詩樛木篇南

有樛木葛藟縈之據首章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毛傳
曰木下曲曰樛箋云喻后妃能以意下逮眾妾使得
其次序則眾妾上附事之然則樛木喻后妃下逮葛
藟喻眾妾上附首章縈之言纒綴而上也卒章縈之
言縈繞而上也營與縈古字通莊二十五年公羊傳
朱絲營社釋文曰營本亦作縈是也疑葛藟縈之三
家詩有作營而訓上者故廣雅用其說與方言祖上
也又曰祖轉也祖訓轉而亦訓上則營之訓上與毛
傳訓縈爲旋義固得通矣

福 移 禱也

越謹按說文裘部穢裘裏也福疑即穢之異文變從
裘而從衣耳移與沾兩字相連移當作埒沾當作姑
廣韵姑埒輕薄貌此朱氏駿聲說

程 虞 擇也

越謹按程字禮記儒行篇不程勇者鄭注曰程
猶量也呂氏春秋慎行篇後世以為法程高注曰程
度也程有度量之義故得訓擇文選西京賦程角觚
之妙戲薛注曰程謂課其技能也課其技能即有擇
意矣因其訓擇而變從手後出字也虞亦度也爾雅
釋言虞度也故亦訓擇矣

句 下也

越謹按說文句部句曲也句曲故有自卑下之意苟
子宥坐篇其流也埤下裾拘句與拘通

潼益也

越謹按說文糸部繩增益也潼與繩通

操 動也

越謹按操猶躁也禮記月令篇處必掩身毋躁鄭注
曰躁猶動也淮南子主術篇人主靜漠而不躁高注
曰躁動也躁之訓動經典屢見此作操者巢聲與梟
聲相近如藻或作藻即其例也說文刀部引書天用

剗絕其命今甘誓篇作勦然則躁之為擯猶藻之為

罰折也

檇謹按罰當作伐管子霸形篇於是伐鍾磬之縣尹
注曰伐謂斫斷也是其義也卷四曰罰伐也則罰與
伐義亦得通

噉 啖 笑也

噉謹按噉為嗟噉啖為鳥呼而得訓笑者說文欠部
歎吟也段氏玉裁據文選盧諶覽古詩注補其下曰
謂情有所悅吟歎而歌詠且為之說其義曰古歎與

嘆別歎與喜樂為類嘆與怒哀為類如樂記云一唱
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又云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
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論語喟然歎
曰皆是此歎字檀弓曰戚斯嘆詩云而無永嘆愾我
寤嘆皆是嘆字以段說推之噉也啖也蓋皆歎而非
嘆也尚書堯典篇僉曰於緜哉管子小稱篇嗟茲乎
聖人之言長乎哉並是情有所悅吟歎而歌詠之詞
歎嘆不分由來已久古書所用亦未必不混於所施
詩雲漢篇王曰於乎與僉曰於異矣說苑貴德篇嗟
茲乎我窮必矣與嗟茲乎聖人之言又異矣而廣雅

噉與啖並訓笑則尙與古義有合是宜表而出之啖
卽於字因訓笑故從口耳

媼 妬也

樾謹按媼與下媼字意蓋相近上文媼與媼並訓好
此文媼與媼並訓妬媼卽媼字美好與嫉妬事本相
因漢書楊雄傳知眾媼之嫉妬兮是其義也

觸 出也

樾謹按觸字從角從弱會意蓋謂新出之角也釋器
云觸肉也王氏云觸之言弱也廣韵觸脆腴也然則
肉弱謂之觸角弱謂之觸其義正同說文無觸字而

有觸字從角從弱省聲說解云調弓也然角之新出
者必柔而調弓亦欲使之柔兩義本是一貫耳

急 盡也

樾謹按釋名釋言語曰急及也操切之使相逮及也
故急有窮極之義賈子憂民篇曰無六年之蓄謂之
急

擗 慄 餽貪也

樾謹按禮記王制篇釋文環衣舊音患今讀宜音宜
依字作擗字林云擗擗臂也先全反然擗字不見於
說文不知何字今俗作揎亦說文所無說文二部巨

求回也上下所求物也疑擗卽旦之假音卷四云尊
循也亦卽上下求物之意燥與下慘字同慘燥一聲
之轉毛詩白華篇釋文燥燥亦作慘慘是其證矣王
氏云說文慘婪也慘與慘通而不知慘燥亦通偶不
照耳饒者呂氏春秋重已篇胃充則中大輓高注曰
輓讀曰懣不勝食氣爲懣病也饒卽輓字不勝食氣
蓋是貪食之病故訓爲貪矣

救 進也

懣謹按尙書皋陶謨篇敷天之命史記夏本紀作陟
天之命是救與陟通故與陞並訓進也

慮廣也

懣謹按卷一云攄張也卷四云攄舒也張舒並有廣
義慮與攄通詩六月篇以奏膚公毛傳膚大也膚慮
聲亦相近

惛 惶 怒也

懣謹按楚辭悼亂篇惶惛兮失氣惶與惶通怒甚亦
傷氣故惛與惶得訓怒也說文𠂔部瘁氣不定也瘁
與惛義亦相通故今俗語猶以怒爲動氣矣說文火
部煌煌輝也金部鐙鐘聲也光盛謂之煌聲盛謂之
鐙怒盛謂之惶其義一也

荒 圻 居也

樾謹按詩天作篇天作高山太王荒之毛傳荒大也然太王大之義實未安疑三家詩有作太王荒之而訓荒為居者故廣雅載之也圻字字書所無疑卽斥字之誤說文厂部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居斥籀文從干是斥之訓居與說文本義合斥誤作厓又誤作圻耳王氏以為厂土二字之合誤殆非

養 飾也

樾謹按養與上豫字音近義通說文人部像象也讀若養字之養像讀若養故養亦得通作豫

威 健也

樾謹按字書無威字周易咸亨利貞取女吉疑威卽咸卦之咸以其取女吉故變從女漢時俗書也禘卦傳曰咸速也故有健義且上經始乾坤下經始咸恒莊子盜跖篇而恒民畜民也釋文曰恒民一本作順民是咸有健義恒有順義正與乾坤同殆古易說與

癡 癡也

樾謹按癡卽今俗書痴字癡從戠聲戠與卽一聲之轉漢司隸校尉楊孟文頌未秋戠霜言未秋卽霜也釋名釋天曰札戠也釋書契曰札櫛也釋名一書皆

樓三十三
以聲訓札訓截亦訓槲故癥本從截者得變而從卽
矣

澇
澇 澇也

樾謹按澇與汰連文澇汰卽汰汰也一切經音義卷
七引通俗文云浙米謂之汰汰王氏以說汰字而不
知并說澇字乃其小疏矣澇從勞聲洮從兆聲本同
部字故聲近而義通淮南子要略篇所以洮汰滌蕩
至意此云澇汰卽洮汰也下云滌洩卽滌蕩也澇之
爲洮猶豫之爲蕩矣王氏云洩與蕩通

肆
減也

樾謹按肆無減義肆當音他歷反周官小子羞羊肆
羊殺肉豆鄭注曰肆讀爲鬚釋文曰羊肆依注音鬚
他歷反是也依說文本當作鬚鬚髮也字通作鬚亦
或作剔漢書司馬遷傳鬚毛髮文選作剔毛髮詩皇
矣篇攘之剔之泮水篇狄彼東南釋文云狄韓詩作
鬚除也莊子馬蹄篇燒之剔之淮南子要略篇剔河
而道九岐竝與減義相近

隋
歸也

樾謹按隋與墮通昭四年左傳寡君將墮幣焉服注
墮輸也周官司兵及其受兵輸亦如之鄭注曰兵輸

謂師還有司還兵也是輸有還義墮訓輸故亦訓歸矣淮南汜論篇高注曰墮入也入與歸義亦相近

躒 跳也

越謹按躒與憒通詩草蟲篇首章憂心忡忡次章憂心惓惓忡忡惓惓文異義同方言曰惓中也中即忡之壞字毛傳曰忡忡猶衝衝也然則忡忡惓惓並心動之貌此作躒者文隨義變心動謂之惓以心言故從心足動謂之躒以足言故從足

始 醜也

越謹按陪與儻連文蓋二字同義昭七年左傳是無

陪臺也陪儻即陪臺變陪作陪變臺作儻文字之異耳王氏引方言儻服農夫之醜稱也以說儻字是止知儻字下屬服字為義而不知儻字亦上屬陪字為義也又按陪臺本疊韵字而儻服亦疊韵字據說文趙讀若匍是音聲之字得有匍音而服從服聲服亦得有匍音扶服為匍匍萊服為蘿葡並其例也以是言之方言之儻服實即左傳之陪臺然則廣雅之陪儻實即方言之儻服從可知矣

訇 欺也

越謹按說文言部訇駮言聲從言勻省聲又讀若宐

言籀文不省此訇字當卽詁字惟許君所謂駮言聲
未知何義據上文誑譏二篆相連誑欺也譏駮也是
駮義必與欺義相近廣雅訇下卽繼以誑字觀張書
之訇誑並訓欺可知許書之訓駮卽是欺矣又按說
文讀若玄疑此字與眩同禮記中庸篇尊賢則不惑
敬大臣則不眩正義曰眩亦惑也此訇亦是相眩惑
之意惑人以形則從目作眩惑人以聲則從言作訇
也

佺 俠也

越謹按此條云佺佺遊挑俠也王氏逐字釋之而不

釋佺字愚則謂王氏所釋皆未得也此條佺佺疊韻

字遊挑亦疊韻字

據段氏說兆在第二部
游在第三部兩部相近

佺佺疊韻

猶杜詩所用娉婷字也遊挑疊韻猶太歲在丙曰柔

兆史記麻書作游兆又作游挑也古書中疊韻之字

當合兩字爲一義不當以一字爲一義說文云三輔

謂輕財者爲粵單言之曰粵重言之曰佺佺矣太史

公立游俠傳俠上配以游字單言之曰游重言之曰

遊挑矣此蓋古之遺語幸存於張書者王氏未見及

此也

掩 忘也

樾謹按此與下忽字同義掩猶奄也奄忽本雙聲字
文選長笛賦奄忽滅沒是也奄字從心作掩猶忽字
亦或從心作惚並後出字也此條忽慌連文王氏引
淮南子人間篇忽怳爲證謂悅與慌通而於掩字闕
而不論不知以奄忽說之蓋因掩與忽文不相連故
偶不照耳

剔 罵也

樾謹按剔無罵義方言曰脈蜴欺謾之語也此剔字
疑卽脈蜴之蜴

調 賣也

樾謹按詩谷風篇賈用不售箋云如賣物之不售售
與調古音相近或三家詩有作調者與

義 戲 施也

樾謹按尙書序釋文義亦作戲引張揖字詁曰義古
字戲今字此條義戲並訓施必是說伏羲之義據書
序正義引律麻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羲
又引顧氏讀包爲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厨所說皆淺
陋白虎通號篇曰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風俗通皇
霸篇曰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
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二

說較有理張書義戲並訓施殆古說伏羲有此義與
攻伏也

樾謹按攻無伏羲乃攻字之誤玉篇攴部攻丁禮切
隱也卽此字也攻訓隱故得訓伏隸書工字或作互
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淮南子說林篇使氏厭竅文
子上德篇作使工捻竅此工氏二字相混之證攻旁
本作氏誤作工因爲攻矣

魯道也

樾謹按魯讀爲旅說文旅部旅篆下重文步曰古文
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是魯字古與旅通爾雅釋宮

旅道也禮記郊特牲臺門而旅樹鄭注亦曰旅道也
張書訓魯爲道蓋卽旅之段字王氏謂當在下文鈍
也一條未見及此也

效具也

樾謹按效曹憲音教據說文效爲教重文也然教字
實無具義疑效乃殺之誤說文殺相襍錯也襍錯故
有具義卷一云殺襍也各本殺誤作殺然則此文殺
又誤作效亦不足異矣

躒止也

樾謹按禹貢荊州沱潛旣道釋文引馬注曰沱湖也

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踏字疑與潛通水不流
謂之潛以水言故從水人不行謂之踏以人言故從
足

拊藪

求也

樾謹按拊當作府卷一曰府取也府訓取故亦訓求
矣爾雅有八藪有九府此府藪二字疑本爾雅舊訓
周禮春官疏曰凡物所聚曰府國語周語曰藪物之
歸也府藪皆聚物之處人之有求者必取之此故府
訓取亦訓求推之於藪亦然矣

陶除也

樾謹按陶當作淘古字作洮後漢書陳元傳洮汰學
者之累惑是其義也張書陶與寫並訓除今人言陶
寫猶作陶言淘汰則作淘蓋段陶爲洮而又變陶爲
淘由來久矣

風眾也

樾謹按風乃凡之段字風本從凡聲故得通作凡莊
子天地篇願先生之言其風也風卽凡字猶云言其
大凡也儀禮公食大夫禮凡宰夫之具鄭注曰凡非
一也非一故爲眾本書卷三云凡皆也卽其義矣

朶諧也

越謹按梁疑當作挈說文夂部夂衰也或作挈手部
又有挈字曰擁也是挈有擁抱之義張書鞏與耦同
訓諧義取之此也爾雅釋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叩
叩距虛比其名謂之歷比肩之獸名曰叩叩亦其義
矣

贅 定也

越謹按詩桑柔篇具贅卒荒傳曰贅屬也襄十六年
君若贅旒然注曰贅繫屬之辭凡物有所繫屬則定
故贅為定也又贅與綴通故贅旒亦作綴旒說文系
部云綴合著也合著亦有定義

奠 奠調也

越謹按儀禮士冠禮贊者奠灑笄櫛于筵南端士昏
禮坐奠觶鄭注並曰奠停也禮記內則篇奠之而后
取之注曰奠停地也釋名釋喪制曰喪祭曰奠奠停
也言停久也奠與停本一聲之轉故古訓奠為停然
則奠調也猶曰停調也停與調亦一聲之轉宋時有
調停之言蓋古語然矣

都 藏也

越謹按本書卷三曰都聚也都訓聚故有藏義字通
作豬禮記檀弓篇滂其宮而豬焉注曰南方謂都為

櫛三十三
豬禹貢大野既豬傳曰水所停曰豬水所停亦藏義也襄三十年左傳取我衣冠而豬之注曰豬畜也釋名釋飲食曰桃諸藏桃也諸儲也藏以爲儲待給冬月用之也說文人部儲侍也然則都也諸也豬也褚也並儲字之段音

贛 強也

櫛謹按上文礦字王氏說以毛詩武夫泚泚愚謂谷風篇有泚有潰毛傳曰泚泚武也潰潰怒也此條礦字卽有泚之泚贛字卽有潰之潰泚與潰潰與贛古同聲而通用

心 容也

櫛謹按心不訓容心乃思之壞字尙書洪範篇思曰睿伏生五行傳作容蓋今文尙書作思曰容也此云思容也卽本今文家說

恩 隱也

櫛謹按此條廢蔽潛匿遁皆隱藏之隱恩則爲惻隱之隱周書謚法解曰隱哀之方也禮記檀弓篇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孟子梁惠王篇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趙注曰隱痛也並其義也詩曰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以恩勤故閔是恩得訓隱矣

標書也

標謹按說文巾部幟幟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
徽號曰幟字通作剽周禮肆師職注剽表皆謂徽識
也亦通作標文選江賦標之以翠翳注曰標猶表識
也古人所謂徽識蓋書其官族於旌旗以為識別故
標得訓書也

瞻 陷也

樾謹按瞻疑卽陷之異文說文阜部陷壁危也漢書
文帝紀或陷於死亡孟康注音屋檐之檐蓋占聲詹
聲本相近陷有檐音故或變作瞻矣

堪 低也

俞樓棟纂第三十四

德清俞樾

樾謹按說文土部堪地突也卽繼以堀篆曰突也引
詩曰蟬蟬堀閱然則堪堀二字同義說文又有堀篆
曰兔堀也徐鍇繫傳引文子兔走歸堀閱證之愚謂
堀閱卽堀穴穴閱古通用漢書鄒陽傳曰士有伏處
堀穴巖藪之中耳卽此堀閱之義也毛鄭說詩均未
得旨詩人之意謂昭公任用小人入其朝者如入蟬
蟬之堀穴也說詳羣經平議堪訓地突堀亦訓突然
則地突猶言地堀耳地本卑下堀則更甚故曰堪低
也自堪字本義不明而疏證張書者亦莫得其說矣

昔之帝王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爲
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神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余謂
力生於神句文義不倫唐逢行珪注云王者有國必先
靈祐皇天上帝社稷山川神迹元符無不來會失之鑿
矣此神字乃人字之誤人卽民也孝經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民之行也釋文曰民本作人蓋人民古通稱耳上
文言帝王所以爲明者以吏君子所以爲功者以民君
子卽吏是也蓋言帝王恃吏吏恃民然則天下之事全
賴民力以成故曰力生於人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也
人與神聲同因而致誤解者不能是正而曲爲之說遂

使平易之文頓成迂誕矣

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此杖字無義乃材
字之誤蓋賢不肖皆空名必附乎人而後某人賢某人
不肖乃實有所謂是民者賢不肖之材質也漢人書材
字或作林因誤爲杖耳

杖能側焉忠信飾焉此杖字亦材字之誤側字未詳賈
子新書大政篇作技能輸焉恐亦未是

上民與之明上舉之士民若之明上去之此若字是苦
字之誤其意言民之所與上則舉之民之所苦上則去
之文甚明白易曉且與舉苦去皆一韵此四句乃有韵

之文苦誤為若不特失其義且失其韵矣賈子大政篇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故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其文與此相同正作士民苦之逢行珪不能據以訂正而依誤字為說陋矣

鄧析子

鄧析子二卷江陰劉氏影宋本刊於吳中余得其書偶校出誤字數處若其錯誤顯然人所共見或疑似難明不可校正者則姑不及焉
不以知慮則合於無然矣余謂然乃朕字之誤朕誤為朕因誤為然矣無朕與上文無形無兆一律

上循名以督實下奉教而不達余謂達當作違字形相近而誤也

責疲者以舉千鈞冗者以及走乎余謂冗乃兀字之誤莊子德充符篇魯有兀者釋文引李云刖足曰兀是也乎乃守字之誤守讀為獸古人或段狩為獸漢張遷碑帝遊上林問禽狩所有石門頌惡虫齧狩狩皆即獸字是其證也此云走守蓋又省狩為守耳責疲者以舉千鈞兀者以及走獸文義甚明因兀誤為冗段守為獸而又誤作乎字遂不可讀下文又曰豈在振目盭腕乎標鞭朴而後為治歟乎字亦手字之誤手標鞭朴四字為

句標字無義或是操字形近而誤歟

故遠而親者忘相應也近而疏者忘不合也余謂兩忘字皆志字之誤

若扶之攜謝之與讓故之與右諾之與已相去千里也余謂此文有脫誤文子上德篇作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當據以訂正惟提與攜義本相近不必改也

一聲而非罵勿追一言而忽罵不及余謂罵字無義乃四馬二字之誤一聲而非四馬勿追一言而忽四馬不及即所謂駟不及舌也

為之斗斛而量之則并斗斛而均之為之權衡以平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功之為之仁義以教之則并仁義以竊之余謂均之功之皆無義均與功並竊字之誤俗書竊字或作窃故或誤為均或誤為功也莊子胠篋篇文與此同而皆作竊之可據以訂正

此重利也盜跖所不可禁者乃聖人之罪也余謂此有錯誤莊子胠篋篇作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據此則重利下衍也字趾當作跖禁當作禁所當作而

孫子

計篇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按先言道而後言天地此即老子書所謂道大天大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者也然則兵家亦原於道德非但刑名而已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按畏乃衍字曹公注曰危者危疑也不釋畏字其所據本無畏字也民不畏即民不疑曹注得之孟氏注曰一作人不疑文異而義同也呂氏春秋明理篇日以相危高誘訓危為疑蓋古有此訓後人但知有危亡之義妄加畏字於危字之上失之矣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按時制當讀為時節節與制一聲之轉國語魯語夫祀國之大節也韋注曰節制也是其義亦相通素問六節藏象論曰天以六六為節地以九九制會天言節地言制其義一也國語楚語曰處暑之既至韋注曰七月節也蓋自周公辨二十四氣之應作時訓篇二十四節之名古已有之管子書亦有清明大暑小暑之名故孫子書言時制即時節也孫校本云通典制上有節字蓋一本作節一本作制而寫者兩存之耳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按諸家皆訓曲為部曲非是曲

疑典字之誤國語周語瞽獻典明道本作瞽獻曲是曲與典形近易混之證宣十二年左傳曰蔣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卽此典字之義也又按諸家以此六字分爲六義亦非是此六字爲三義典制一也官道二也主用三也典制者典章之定制官道者官府之常道主用者主將之運用上兩者所謂法也主用則用法者也

作戰篇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按此文有錯誤諸家皆未能訂正久字當在也字之上戰字當在也字之下今正其文曰其用久也戰勝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戰勝讀爲戰陳禮記射義篇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鄭注曰勝或作陳是其例也勝與陳聲近而誤陳卽今陣字此言用兵太久以之戰陣則鈍兵挫銳以之攻城則力屈也因兩字誤易其次遂使文不成義矣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按下文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兩文相對則此當云國之遠於師者今作貧於師者非特不對且亦無義蓋此文之意謂師行距本國遠則民以轉運而荒其南畝師行距本

國近則民貪於貴賣而又空其積儲也
勢篇以利動之以卒待之按諸家皆訓卒為兵卒之卒
則其義甚淺豈必孫子而後能言乎卒字疑詐字之誤
軍爭篇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亦以利與詐對言是其證
也此言敵之未至則以利誘之使之從我及其既至又
必出奇乃能制勝也僖三十三年公羊傳詐戰不日何
休注曰詐卒也齊人語也是齊語詐卒聲相近孫子本
齊人其言詐如卒故誤為卒耳
九變篇忿速可侮也按忿速乃古語亦作忿數大戴禮
子張問入官篇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速與數聲

近義通杜牧解忿為剛怒速為褊急分為二義未達古
語也

參同契

上察河圖文下序地形流中稽於人心參和考三才按
以此觀之則知河圖即是天文又以此推之則知洛書
即是地理必古來易說相傳如此然則後世所傳五十
五數之河圖四十五數之洛書雖云出自道家而魏伯
陽時固未有此物也
水以土為鬼土鎮水不起按後世術家言五行以克我
者為官鬼此云水以土為鬼則其說古矣

參同契者敷陳梗概不能純一泛濫而說纖微未備闕略髣髴今更撰錄補塞遺脫潤色幽深鉤援相逮據此數語則參同契一篇蓋有後人附益之辭矣

乙巳占

乙巳占十卷湖州陸氏十萬卷樓依明人鈔本刻余得其書讀之有占八角風一說分辱殺反吉抵誕忿爭八事風從辱上來有恥辱之事從殺上來有相殺人來過從反上來有反逆不順之事抵則抵觸非理誕則欺誕不誠忿則非議忿爭則爭財物大要皆主不吉惟從吉上來者主有恩澤詔書百姓有喜事行道逢之即見

賢人君子酒食之遺其法雖不可盡信要亦風角之遺術也此八事皆按日依八卦方位取之本屬易曉惟首行所列辱殺反吉抵誕忿爭八字誤於抵下衍一誣字蓋即下誕字之誤而衍者又其文本是旁行為表而既衍一字則與八卦之數不合寫者遂不依舊格儻互不齊覽者不易了悟因訂正之如左
申子辰之日 艮震巽離坤兌乾坎
巳酉丑之日 巽離坤兌乾坎艮震
亥卯未之日 乾坎艮震巽離坤兌

寅午戌之日 坤兌乾坎艮震巽離

依此法求之則申子辰之日南風吉巳酉丑之日西風吉亥卯未之日東風吉寅午戌之日北風吉大要仍是三合之說已酉丑合成金局故西風吉亥卯未合成木局故東風吉各從其方也申子辰合成水局而南風吉寅午戌合成火局而北風吉水火既濟也

陳思王集

東征賦師旅馮皇穹之靈佑兮亮元勳之必舉愚按師旅上有闕文當作□□□□兮□□□□師旅旅字是韵與下諸句相協也

離思賦在肇秋之嘉月將曜秋而西旗余抱疾以賓從扶衡軫而不怡按序云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留監國植時從焉考三國志武帝紀建安十六年秋七月公西征是役魏武親征思王從行豈得云以賓從乎賓疑實字之誤

令禽惡鳥論得螿者莫不訓而放之為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為害人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况夫吉士之與凶人乎按螿名近喜斯固美名若蚤之名未見其惡何云以名聲見異乎蓋古音蚤與騷同太史公云離騷者猶離憂也是騷有憂義玉篇云騷愁也當

時之音蚤與騷同以其有憂愁之義故見而惡之也自
離騷盛行學者與風雅並尊遂以騷爲美名稱人曰騷
人曰騷客而憂愁之古義遂失至蚤蝨之蚤今音亦與
騷絕遠於是思王此論不可解矣明萬曆程氏刻本改
作得惡者莫不糜之齒牙惡爲何物義不可通若從惡
字當讀作蚤然蚤乃虺屬豈可糜之齒牙哉

魏德論侯民非復漢萌尺土非復漢有按侯字無義疑
旅字之誤言一旅之民非復漢萌一尺之土非復漢有
也

行女哀辭或華髮以終年或懷妊而逢災按妊當作妊

此二句言年命不齊或老壽而終或在懷抱之中而夭
也行女生於季秋終於首夏未離懷抱故云然耳作妊
者字之誤

貫休禪月集

懷武夷紅石子第一首云窗外猩猩語爐中妊妊嬌按
妊字說文云少女也玉篇云美女也參同契中凡兩見
其云老翁復丁壯老嫗成妊女則止是少女美女之說
又云河上妊女靈而且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則以喻
丹汞矣此以妊妊對猩猩妊妊連文未詳所出
寄九峰和尚第二首云老櫻寒披衲孤雲靜入廚按櫻

字字書不載未詳何字舊本山海經西山經皋塗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鹿而白尾馬足人手而四角名曰獬如郭注云音猥猥之猥猥猥之語亦未詳所出畢氏靈巖山館本改正文爲獬如改注文爲猥猥當從之太平廣記畜獸部引搜神記云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形善走逐人名曰猥國一名馬化或曰猥是猥能作人形此云老猥寒披衲疑本作老猥傳寫誤耳正字通有猥字音伊卿切蓋卽因誤本山海經而收之果如其說則猥字平聲在此詩又不協矣貫休山居詩云野人愛向菴前笑赤猥頻來神畔眠以彼

證此知當作猥

匡謬正俗

甫田篇勞心忉忉爾雅音切切憂也後之賦者敘憂慘之情多爲忉怛王仲宣登樓賦心悽愴以感發意忉怛而潛惻諸如此類皆當音切字與忉字相類切字從刀七聲傳寫誤亂或變爲忉今之學者諷誦辭賦皆爲忉怛不復言切失之遠矣樾按顏氏此條殊不可解甫田篇云無田甫田惟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忉與驕爲韻則其音自讀如刀若作勞心切切失其韻矣釋文出忉忉二字音都勞反未聞其音切切也玉篇心部忉

都勞切憂心貌廣韻六豪切都牢切憂心貌師儒相承
未有異讀顏氏乃創爲此說未知所本書名匡謬而有
此謬何邪

喪服傳記云既虞飯蔬食水飲既練食菜果飯素食鄭
康成注云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案素食謂但食
菜果糗餌之屬無酒肉也班書霍光傳載光奏昌邑王
過失云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
食王莽傳云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太后遣使詔莽曰聞
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幸以時食肉據
此益知素食是無肉之食非平生食也槪按顏氏引漢

書以證素食爲食無肉似乎塙證乃以傳文求之則殊
不然上云食菜果則其不肉食已明何必更言素食乎
素食自當仍從鄭義此食字乃飯食之食蓋未虞以前
朝一溢米夕一溢米爲粥而已不飯也既虞之後乃用
麤疏米爲飯傳所謂既虞飯蔬食也及乎既練之後乃
不復蔬食仍食平時所食之飯故曰飯素食也蓋上所
謂食菜果者謂菜蔬也所以下飯者也此所謂飯素食
者謂飯也若從顏說則飯素食三字與上食菜果義複
於不肉食之義固已一再言之而所飯爲何等米轉不
可得而知於文爲不備矣是故素食之義有三此飯素

食素猶故也詩不素食兮素猶空也漢書兩言素食謂不肉食也安得執一而論乎

螢雪叢說

宋俞元德成所著螢雪叢說卷帙無多其篇首致字說忍字說兩則並見呂本中紫微襍說而致字說又連綴檀弓齊穀王姬之喪及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兩解此亦紫微襍說之文卽在致字一條下者也豈元德襲用其說邪抑此書出後人抄撮而成非元德之舊也余讀其書取其二則其解書訣一則云辭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爲鑿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可增增之則

爲贅贅則壞本意此王虛中先生解書法也愚按斯說也極得讀古書之法吾人詒經當奉此爲準程然鑿之弊增減皆有之凡不得其本意而以意爲之說皆鑿也不得專屬之於減若曰減之則爲漏斯得矣又用夏變夷一則云據胡牀畜番犬舞拓拔動蠻樂皆士大夫之所不當爲而爲之無乃循習日久而恬不知怪乎有能奮拔於流俗之中而毅然以中國禮義爲己任亦風化之所由倡也愚按斯說也與時論若冰炭然實士大夫所宜知也 國朝陳鱣有風俗論曰自古言風俗者曰國奢則示之以儉今日風俗之弊愈華愈靡而欲從而

變易之非徒去其奢而已尤必先去其邪夫居處之雕鏤服御之文繡器用之華美古之所謂奢也今則視爲平庸無奇而以外洋之物是尙如房屋舟輿無不用頗黎衣服帷帳無不用多羅畢支羽毛之屬皆洋產也而什物器用無不貴乎洋者曰洋銅曰洋磁曰洋漆曰洋藤曰洋錦曰洋布曰洋青曰洋紅曰洋貂曰洋獺曰洋紙曰洋畫曰洋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內地出其布帛菽粟至不可少之物與之交易以至積儲空虛民窮財盡可勝歎哉嗚呼陳簡莊在嘉道間其言已如此余因螢雪之說而有感乎簡莊之言故附及之

又聲律對偶假借用字一則引天子居丹宸廷臣獻六箴二句謂之借數蓋宋人書雙單之單作丹葉水心別集第十六卷後總載吹臺鄉一戶田四百丹八畝又載膺符鄉四戶共買穀四百丹九扛又建牙鄉二十三戶共買穀二千四百九十三扛半計七萬四千八百丹五貫諸所用丹字皆卽單字故以丹宸六箴爲借數以其借用數目字也今人則罕知之矣

涉史隨筆

宋葛洪字容甫著涉史隨筆舉魏崔亮創停年格而論之曰後世必欲善選舉之法獨唐沈既濟之說或尙可

行其言謂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欲使五品以下羣
司長官各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以參議焉六品以
下或僚佐之屬則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
公則吏部兵部得以察舉焉如此則賢愚能否可別而
天下之士子亦將爭自磨厲以副上之選擇矣愚按沈
既濟之說苟爲美言而不可用葛端簡取之何歟如其
說則五品以下歸之宰臣六品以下歸之州府直是廢
吏兵兩部而已夫天下之大官職之眾吏部已不能一
一別白謂宰臣能周知其賢愚能否乎任宰臣與任吏
部又何異焉宰臣之位既尊百僚仰承風旨觀明代首

輔氣燄雖同在閣中尙不敢贊一辭而欲責吏兵兩部
以參議之責恐亦徒爲虛名矣至州府辟舉固兩漢舊
法而後世不能用者人情愈不古也必行此法非任用
私人則瞻徇請託而吏治更壞矣謂吏兵兩部得而察
舉之歟誠得而察舉之則是吏兵兩部能周知天下賢
愚能否也何不仍以銓選之權歸之歟愚謂今日雖周
公復生亦不能廢停年之格付吏部以一定之法而嚴
立所部長官以考課之程亦庶乎其可矣

又舉育文帝褒擢守令事而論之曰文帝愛民之意可
謂勤矣而非所謂本務也天下之廣郡邑之眾牧民之

責萃於守令帝不知謹擇之於未授任之初而顧欲以耳目之所及獎勸之於已親民之後其遺者抑又多矣又況人之常情雖不能不竦動於一時之暫而他日之變遷類不可保此謹擇牧宰之說本朝忠獻韓公文正范公所以力言於我仁廟也愚按謹擇牧宰之說固正論也然天下之大牧宰之眾其能人人而擇之歟漢世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是以黃霸爲潁川太守以治行長者下詔稱揚劉方爲襄城令詔稱爲安靜之吏惻惻無華然則就耳目所及獎勸一二以勉勵其餘亦古人已驗之事也必欲擇之於未任之

初知人則哲堯舜其病諸矣雖然齊宣王賞卽墨大夫必烹阿大夫人主誠知民爲邦本而民之安危全在牧宰則於牧宰中治行卓著者宜以璽書褒勉俾人情有所欣慕而於貪墨之夫闔茸無能之輩亦宜就耳目所及嚴治其一二輕則流放重則誅夷此蘇明允所謂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也如是則吏治白日有起色矣彼隋文之術蓋猶偏而未全也謂非本務則不可也

東原集

宋龔鼎臣輔之東原集有一則云嘉祐中予在國子監

與院長錢象先進學官校定李軌注楊子法言後數年
因於唐人類書中見如玉加瑩一義惜其未改正也或
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加瑩爰見丹青軌注云夫智者達
天命如玉加瑩磨而不磷往日不知其誤遂改軌注以
就文義爾按如玉加瑩語意不古唐人類書恐未足據
漢高陽令楊著碑曰其德伊何如玉如瑩陳思王文帝
誄云才秀藻朗如玉如瑩並可爲古本作如玉如瑩之
證

又一則云賦亦文章雖號巧麗苟適其理則與傳注何
異如李巽土鼓賦土之靜靜乃陰之實土之動動乃陽
之精陰以質而濁陽以文而清將以質勝文而其理永
固遂以土爲鼓而其義有成斯迨無愧於理矣按既云
土之靜又云土之動義不可曉疑下土字乃鼓字之誤
其意謂土靜鼓動靜者爲質動者爲文欲以質勝文故
以土爲鼓也若作土之動則全失其義

論孔子集語猶有所遺

陽湖孫淵如先生所輯孔子集語較薛氏舊本爲詳如
釋史所引留青日札之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箇虎馱
羊及衝波傳之九曲明珠穿不過還來問我採桑娘皆
備錄無遺稍傷泛濫蓋以示博不嫌鄙俚也然太平御

覽蛇類引小說云顏回子路共坐於夫子之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子路失魄口噤不得言顏淵乃納履杖劍捲握其腰於是形化為蛇孔子歎曰勇者不懼智不惑智者必勇勇者不必有智此事乃不采錄何歎然則孫氏所輯亦尚有所遺

論墨子三篇如一篇

墨子之書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有上中下三篇今節用闕下篇節葬明鬼皆闕上中兩篇非樂闕中下兩篇就其存者而論如尚賢尚同等三篇皆如一篇有似乎詩人之一意疊為數章

者往時讀之殊不得其故後讀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然後知今之墨子書乃合三家為一此三家傳述文字不同故每篇各分上中下三篇以別異之也

東坡引戰國策

東坡集有書四適贈張鶚云吾聞戰國策中有一方吾嘗服之有效故以奉傳其藥四味而已一日無事以當貴二日早寢以當富三日安步以當車四日晚食以當肉今按戰國策作無罪以當貴又無早寢以當富句不

知坡所見異今本邪抑以意增益之也

楚人謂冢曰琴

水經泚水篇注楚人謂冢曰琴初不知何所取義續漢郡國志鯛陽侯國注引皇覽曰縣有葛坡鄉城東北有楚武王家民謂之楚王岑乃知琴者岑之段字琴岑並從今聲古音同也

續漢郡國志河南尹梁故國

續漢郡國志河南有梁故國伯翳後按左傳桓九年杜注曰梁國在馮翊夏陽縣正義曰地理志云馮翊夏陽縣故少梁也是梁在夏陽也據此則梁國在馮翊不在

河南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梁縣注引應劭曰左傳曰秦取梁伯翳之後與秦同祖又引臣瓚曰秦取梁後改曰夏陽今馮翊夏陽是也此梁周之小邑見於春秋師古曰瓚說是也然則河南之梁非春秋梁國續漢志云云殆未免承應劭之誤矣

新唐書蹀跌光顏

新唐書蕃將傳贊云渾瑊蹀跌光顏輩烈垂無窮惟其諒有餘焉瑊光顏自有傳光顏上係以蹀跌二字當是其氏族按新舊書李光顏皆附其兄光進傳新書云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舊書云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

族也並無跖字豈此跖字乃稽阿二字之合音乎
其刁氏爲帝僮之後
北魏刁遵墓志云彼彼緜胄帝僮之允自來考金石者
皆不知僮爲何字以帝者之名而于百世後并其字亦
不識姓氏之書皆以刁氏爲出齊大夫豎貂不言帝僮
之後余門下士馮夢香一梅好學深思之士也余嘗舉
此問之馮復書曰此說附會不足據姑臆度之僮疑僮
之誤文山海經云顓頊生老童老童稱帝童猶丹朱稱
帝丹朱商均稱帝商均也童之爲僮猶契作偃垂作倮
也夏本紀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則老童或卽

鯀歟山海經郭璞注引開筮曰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
吳刀化爲黃龍初學記引歸藏云大副之吳刀是用出
禹殆因禹之生有吳刀之瑞故後世遂以刀爲姓歟說
文無刁字刀刁一字也余按楚世家高陽生稱稱生卷
章卷章生重黎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譙周曰老
童卽卷章索隱曰卷章名老童然則老童乃芊姓之祖
若云老童卽鯀則春秋時楚與杞郟爲同姓之國矣此
說恐亦難通老童之後有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
產刀之得姓或從坼剖起義歟

耿介

離騷云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王逸注云耿光也介大也堯舜所以有光大聖明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然則耿介二字本作光大解又九辯云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王氏無注義亦當同俗作有節操解非古義也屈子以耿介稱堯舜若止是有節操而已不亦小乎顧亭林日知錄云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不可以入堯舜之道矣此言也有為言之於古義未得

忼慨

佚文 俞樓襍纂弟三十五

德清俞樾

咸豐之初休甯孫蓮叔為我刻古文四卷曰好學為福齋文鈔俄而徽亂原版焚燬所印本亦無存者偶於女壻王康侯處見之如對故人其中有如千篇為賓萌集所無蓋久失其稿矣湖樓多暇錄為一卷喜其久佚而復存也命之曰佚文

百里奚論

孟子曰百里奚智者也其智足以知虞公之不足諫也嗚呼虞公之不可諫宮之奇亦知之矣知而猶諫奇之忠也諫不從而去以免於禍奇之智也且夫赤子匍匐



將入井則塗之人號嘯而救之矣百里奚於父母之國其曾不如塗之人乎故其始當諫而不諫其忠不若宮之奇也其後當去而不去以至虜於晉而賸於秦其智不若宮之奇也秦穆之霸以用孟明豈以百里奚哉且使穆公果以百里奚霸而穆之功未及乎齊桓則奚之功不大乎管仲孟子不爲管仲而何取乎奚也孔子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孟子於奚則亟稱其賢焉故論舜禹伊尹孔子而終之以奚是何異於漢之學者儕仲尼於墨翟伊尹於管仲哉蓋奚爲戰國所重商君相秦視堯舜禹湯文武無足法者而曰吾孰與五穀大夫

賢此可見當時之重奚也孟子其未免乎戰國之見也
寺人披論

嗚呼刀鋸之餘固無忠良寺人披者其小人反覆之尤者歟當惠公之世則求殺重耳以爲功及文公入國則又因呂卻之事以自解且夫呂卻將焚公宮而弑晉侯此何如事其謀必密通國之人未有知者而獨洩於披何哉披亦惠公之舊臣呂卻之所不疑也吾安知披始不亦與於呂卻之謀哉後知事之不集而卽以此自結於新君其自爲謀狡矣文公之出也里鳧須竊其糧文公餒不能行及反國國人未附里鳧須見曰臣之爲賊

天下莫不聞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使驂乘而游於國中百姓知君之不念舊惡也人自安矣公從之是兩人者皆能因禍以為福者也嗚呼卻芮不足道以呂甥之智而不能自全自來瞽御之流其智固出土大夫上哉

閔子騫論

閔子騫功名不著於後世疑若德有餘才不足而不知其所養者深則所爭者大冉有子貢之徒皆不及焉夫以孔子之聖而為季氏之吏豈閔子而以仕季氏為恥哉其辭費宰也必季氏逐昭公之時也故曰如有復我

者吾必在汶上汶上自魯至齊之道是時昭公在齊示將從故君於齊也長府之事不見於春秋夫財貨之府非觀游之地如其未壞必不改作壞而改作則無可議吾讀左氏傳而知長府者昭公所居以攻季氏者也昔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而使墮荀寅士吉射所築之壘曰吾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然則長府之役其亦季氏之意如趙簡子毀晉陽之壘乎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蓋長府不毀季氏不安魯一國之眾過之而皆太息流涕痛吾君之不復非季氏子孫安理也故吾以為汶上之言長府之議

皆於季氏專國之日而示不忘故君之意當是時外無諸侯之討內無守節死義之臣季氏所憚者閔子之徒也論語稱子路行行冉有子貢侃侃閔子聞聞信乎其聞聞歟

東野畢善御論

魯定公問於顏子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東野畢之御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而猶求馬不已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至哉顏子之論御乎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之力而猶有所不能繼也況於人乎

夏商之治天下其禮樂不如後世之美其制度不如後世之詳夫非二代之聖人其材智皆出周公下也乃為天下留其有餘而使後世之可以加也至乎周人兼二代之所有而增二代之所無禮樂制度於是大備雖孔子之聖不知所以加之矣而其末也舉先王之法盡廢之而後已嗚呼周人之治天下其猶東野畢之御馬歟治不極亂不生治之極亂之端也竭澤而漁明年無魚焚山而田他日無獸木之將枯也必茂火之將熄也必明知其意者其可以治天下乎古之聖人變穴居野處為宮室易茹毛飲血以烹飪固有不得已也苟天下之

樓三十五
人穴居野處而猶足爲安茹毛飲血而猶足爲養則亦聽之矣夫自生民以至於伏羲神農不知幾千萬年也而制度未立禮樂未興生則不識不知死則不封不樹自伏羲神農至堯舜未遠也自堯舜至周文武未遠也而養生送死之具已窮而無可復加此其所以大亂歟秦漢以降益又有甚矣而人於無可復加之中猶力求其備吾安知所終極哉嗚呼此東野畢御馬之道也

滕文公論

嗚呼滕文公豈能用孟子哉其用孟子也無聊之思而已矣滕與齊梁異齊梁之國大而其勢強欲其一旦舉

國而委之匹夫如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望豈可得哉滕則不然東逼齊南逼楚勢且不支蘇秦張儀之徒所不至而孟子獨來文公自度吾國固待亡之國也是故授孟子以國而不疑今夫滕文公者好善而未聞道者也其始知馳馬試劍而已其後知父兄百官之不是我足而欲得天下賢者以自強是以過宋而見孟子然而非知其賢也高其名也夫果高其名也則亦與馳馬試劍同爲戰國公子之常態而已矣彼許行者自楚之滕尚有數十人與之俱其在楚可知也文公過宋旣見孟子其至楚也必見許行孟子言堯舜而許行言神農

則且以爲賢於孟子矣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此有爲而言之非虛言也嗚呼吾安知許行之來非文公召之歟不然楚滕相去千里許行捆屨織席足以自給彼何慕乎區區七十里之滕而來爲之氓哉孟氏之徒不能知其事之本末故於文公來見書其將之楚又書其自楚反而他日許行之來亦自楚而之滕此欲使後之學者有以得其故也或乃以滕之無成爲孟子病吾故備論之以見文公非能用孟子使文公而爲齊梁大國之君則亦齊宣梁惠也

李適之論

李林甫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壙採之可以益國上未之知也適之因言於元宗元宗以問林甫林甫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鍾鑿之非宐帝以林甫爲愛己而疎適之夫林甫之譖適之卽申侯之譖轅濤塗也然而非適之之愚則亦不能成林甫之智今夫牧人之牛羊而不知其肥瘠尚得謂之牧人歟方開元天寶之際州縣殷富倉廩積粟帛以萬計天下所不足者非財也適之卽不知林甫之詐獨不思當日之天下則何待於採壙乎夫採壙非盛世事也傳曰伊尹請於湯發莊山之金鑄幣以救旱其事有無不可知卽有之亦

不得已耳今以無事之時而爲不得已之事雖使林甫自建此議爲宰相者尚宜力爭雖使明皇自爲此謀爲宰相者猶當力諫大臣乘朝車議國事而皆如適之之無識天下豈不殆哉且吾聞大臣事君以道未聞事君以利也然而適之豈不知此惟急於迎合其君故陷林甫之術中而不悟也然則君子亦何憂爲小人之所陷也哉

春秋論一

春秋何以作也憂君臣也夫君臣之義至春秋之世而幾於絕矣孔子生春秋之季憂君臣之義之遂廢也而

作春秋是以朝聘之失禮軍旅之不武春秋皆有怨辭而一犯君臣之義則雖賁育之勇儀秦之智而春秋不復以爲人故凡弑君之賊不再見於經所以不再見經者示不復同之於人也今夫人莫不愛其身顧其妻子而有人焉事其君則死其君之難白刃交乎前其志不變此天下之至難而春秋之所貴也故有書曰弑其君及其大夫者孔父仇牧荀息是也然而宋太宰督之死則豈與仇牧異哉春秋不書何也且仇牧之死宋人旣以告於諸侯亦必及督聖人作春秋示萬世雖使宋人不告魯史不書亦必追錄之以爲天下勸而豈遺之哉

樓三十五
彼督弑君之賊也督弑殤而萬弑閔督亦一萬也以萬
殺萬又何書焉人之罪固有可贖若弑君之罪雖功存
一時澤及萬世不以贖其毫末也而豈以一死之故復
同於人而著之經哉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固也夫以
身死其君而不足贖其弑君之罪則夫亂臣賊子又何
望於世也哉晉之荀息宋之孔父皆不可謂無罪而既
以身死春秋亦無責焉然則謂春秋責賢者備非也春
秋於亂臣賊子嚴而於賢者寬也

春秋論二

嗚呼春秋於君臣之義何其秩然不紊使人忘其爲亂

世之君臣而以爲唐虞三代治世之君臣也今夫王者
無敵於天下天子之師有征無戰至於春秋之世不惟
有戰且有敗矣而春秋則以自敗爲文曰王師敗績于
某噫王夷師燔傳笑四方聖人猶以爲天下莫敢校也
王者之於天下如天地日月莫不敬畏春秋之世王室
亂而天王出奔此何如事也而春秋不以爲奔曰天王
出居于某噫君臣犇竄越在草莽聖人猶以爲天王來
游來歌也故其於諸侯亦然凡諸侯犇亡不係其社稷
者皆見逐於其臣也春秋據事而書宜曰某人逐其君
某今也不然書其出而不書其所以出使後之人徒求

樓三十五
之經而不見其傳則莫知其釁起於何人變成於何事
且夫衛孫甯之亂諸侯之策皆曰衛孫林父甯殖出其
君魯之舊史何獨不然孔子修春秋而改之何歟蓋諸
侯於一國之中皆其臣也臣之於君則豈得而出之故
以自出爲辭猶之乎王師敗績天王出居之義也嗚呼
聖人於君臣之義愛而全之固如此哉鄭伯髡頑楚子
麋齊侯陽生皆以弑死而以卒訃春秋遂從而書之曰
卒蓋弑君之事聖人所不忍書有可以不書則姑隱焉
以全君臣之義然則董狐何以得爲良史曰彼史臣之
體也

春秋論三

夫君臣之間不可以有挾也臧武仲以防求後則孔子
罪之爲人臣者而敢以要其君以篡以弑何所不可春
秋之世王室之亂三皆賴諸侯之力而後定夫王者號
令不行於天下而諸侯猶知同卹王室此非春秋所宜
有取哉然而子頽之亂不見於經叔帶之亂書天王之
出而不書其所以入惟王子朝之亂一書晉師圍郊而
已且夫春秋之法不告不書蓋尋常盟會侵伐之事其
不告者固多矣若夫勤王大義也晉文公之納王方假
以號召天下有不遣一介以告於諸侯者乎然則魯之

舊史未有不書孔子脩春秋而削之何也曰人臣而自謂有功於其君者亂之源也當時諸侯方挾一時之功要天子而篡其權故春秋削其功而不書所以奪其所挾也鄭厲公既受虎牢之地而又求器晉文公既得南陽之田而又請隧其意豈有饜哉春秋則曰此事之常不足書也嗚呼此聖人所以防患於未萌絕姦於未形也吾觀魏晉以下人臣一有非常之功卽不能安於人臣之位然則聖人於君臣之際蓋慮之也深而戒之也嚴

廣刑賞忠厚之至論

夫所謂刑賞忠厚之至者何也古者刑不以斧鉞賞不以爵祿其所以爲刑賞者榮辱而已矣今夫人情莫不欲生而其求榮也甚於生人情莫不惡死而其畏辱也甚於死故榮辱者聖人之大權也雖然人情則何所謂榮耶亦其上之人以爲榮斯榮之耳人情則何所謂辱耶亦其上之人以爲辱斯辱之耳吾觀古者歲時聚民讀法其或不敬使在後世袒而撻之耳而古者不然使閭胥觥之聚一鄉之士而試之以射使在後世勝有賞敗有罰已耳而古者不勝則飲之以酒夫酒豈所以爲罰哉天子耕藉勞公卿大夫以酒諸侯無事燕其臣以

樓三十五
酒夫酒豈所以爲罰哉然而閭胥之觥無異乎滌狼之
鞭飲之於豐無異乎撻之於市此則用之者之異而人
情亦因之異也故方其以爲養也人孰不以得酒爲榮
而至其以爲罰也又孰不以得酒爲辱然則天下無所
爲榮辱榮辱者上之人實爲之夫有榮辱而聖人之權
固已行乎其中矣有一善則爲詩歌以勸之又爲表其
宅里以樹之風聲有一不善則殊其井疆以愧之又使
鄉之人不與之齒且加以元冠縞武之服夫如此者於
其人非有損益也然而天下之人則且以爲上之人賞
我而罰我吾故曰聖人所以爲賞罰榮辱而已矣嗚呼

此不亦忠厚之至哉至於後世必爵祿而後爲賞必刀
鋸而後爲罰何其薄也孔子作春秋名字氏族之間而
賞罰存焉是亦忠厚之至也

君子論一

非所居而居者多憂非所得而得者多悔夫士當窮窘
危迫之際不能不歸命於人然而一日受其恩終身爲
之役是故君子之道可以死其難者可以受其恩非吾
君也非吾父也有急不赴也有難不死也奈何受其恩
也哉受其恩不死其難天下將以吾爲非人而受其恩
死其難則塗之人皆可以爲君父今夫以勢合者勢敗

則去以利聚者利盡則散而一日之恩則賢者終身之感也士有不爲威惕不爲利疚者矣若夫受人恩而輒忘之豈理也哉嗚呼世之奸人所以犇走天下之士世之君子所以聚於小人之門其皆以此歟是故古之君子若季次原憲之徒終其身於窮巷之中不受人一介之與誠憂夫今日受之而異日無以處之也雖然以孔子之聖也猶曰自季孫賜我粟而交益親自敬叔乘我車而道加行後之君子其道不及孔子固已遠矣而能無求於人哉且夫小人有求濟其欲也君子有求濟其道也是故不病乎有求而病乎求之也過急求之過急

則將不擇乎其人昔叔向得罪於晉樂王鮒求免之而弗應以爲必祁大夫夫以鮒之嬖而一言豈不勝於祁大夫哉叔向特不欲因鮒之言而免耳祁奚免叔向而弗見叔向亦不告免而朝苟以施之樂王鮒鮒必不能堪此叔向所以隱忍幽囚而必待祁大夫者也嗚呼死生之際得人一言則生不得人一言則死當此之時苟有人能爲一言則褰裳就之何恤其他然而古之君子猶必有所擇況乎其未至於死生之際也

君子論二

天下之大可以聲動也天下之衆可以氣使也古之君

子欲有爲於天下必先以非常之行震動天下之耳目使天下之人愕眙相顧莫測其意以爲必將有異於人故異日雖有異於人之事宜爲天下之所怪而天下固安之夫天下旣安之矣然後可以有爲不然者事未行而先奪之矣今夫崇山峻嶺洪河巨川其中猛獸怪物不可名狀甚者出雲降雨若有神焉而人不以爲怪者以素有所不可測也若夫尋丈之高數仞之深樵牧之所及舟楫之所通而或有一物之異則人且涸其流以求其迹焚其山以窮其變何者人素易之也君子以一身居天下之中苟爲人所素易則毫釐之損益而亦將

與之爭苟素有所不可測則天下之大惟其所爲而莫敢不服是故古之君子必先以非常之行震動天下之耳目者欲使其身如深山大澤之不可測也且夫非常之事非常之言發自常人天下動色而自君子發之則無有異辭者其尊君子而信君子有素也君子之於天下也如神明如雷霆發大難而天下不驚受大名而天下不疑未試以事而天下知其才無所成有所敗而天下不以爲罪嗚呼君子不先有非常之行何以震動天下而天下亦何以尊而信之如此哉後之君子欲爲非常之功而先無非常之行則天下將以尋常人遇我而

束我以規矩繩墨之中夫規矩繩墨之中則未足以有
爲矣天下亦所以尊而計之取此結對之旨乎燈於非
君子論三異則平曰平不決言其說之所歸以靈應天
以衆勝天下者終爲天下勝君子所以無敵於天下者
非以衆也今夫理不足以勝人然後以衆君子之直小
人之曲君子之公小人之私則豈不足以勝之而何事
於衆故曰君子所以無敵於天下者非以衆也易云三
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夫三人之行未爲衆
也然已不能無生得失而後世所謂君子者其黨常至
於千百爲輩則將安往而不敗故曰以衆勝天下者其

終未有不爲天下所勝者也孤立於朝者人主所不疑
孤行於世者天下所不忌蓋人所相疑相忌者衆而人
所相安相忘者孤夫人既相安於我相忘於我則天下
之事無不可爲士或事垂成而輒敗謀未行而先泄此
無他疑之忌之者衆也聚數人而譁於一室則一室之
人駭矣聚數十人而譁於一鄉則一鄉之人駭矣然則
聚數百人而譁於天下天下不大駭乎夫君子則何樂
乎盡天下之人而疑我而忌我而駭我也古之君子不
藉一人之助而氣蓋乎天下布衣麻鞋敝車羸馬叩王
公之門則四座爲空立天子之陛而左右以目彼惟自

行自止於天下故其心無所撓也後之君子懼一人不足以勝天下而厚集其援援者益衆而益不足恃一人敗則懼一人畔則疑既望天下之與我又望天下與我之固是君子自相取也既咎天下之不與又咎天下與我之不固是君子自相攻也嗟夫自相攻取之不暇而又何暇及於他乎

此詩見於俞樓雜纂卷三十六
德清俞樾
康侯處又藏有好學為福齋詩鈔六卷亦故人孫蓮叔為我刻於新安者也後編春在堂詩多從芟蕪然其詩皆作於庚戌以前蕭條客館之中酒冷茶殘一箋手劈至今讀之光景如在目前詩雖不工亦何忍竟棄也因援佚文之例錄存如干首題曰佚詩

佚詩

俞樓雜纂第三十六卷

德清俞樾

康侯處又藏有好學為福齋詩鈔六卷亦故人孫蓮叔為我刻於新安者也後編春在堂詩多從芟蕪然其詩皆作於庚戌以前蕭條客館之中酒冷茶殘一箋手劈至今讀之光景如在目前詩雖不工亦何忍竟棄也因援佚文之例錄存如干首題曰佚詩

辭家至江右口占

朔風催上遠行舟屈指鄉山半月留多借奇書壯行色
預量寒意理征裘故人會見扶搖上吾輩原期汗漫遊
自笑年年蹤跡換此身真箇似雲浮



樓三十一才
鷓鴣鳥船

我行錢塘江遂登鷓鴣鳥船船盡蘆與箬黃篔重重編其
下如砥平其上如圭圓前頭看後頭可容四五筵中若
鳥道窄旁如蝸舍連東西席相嚮上下牀俱聯臥爲重
累人立仍地行仙船尾一枝櫓搖者三長年輕愛五兩
借重憐百丈牽繫余擁被坐頗覺事事便牛腰束書厚
龜殼支牀堅兩頓供粗糲一覺恣酣眠榜人欲視遠洞
啓後與前風力雖苦猛眼福頗幸全敢誇江山助或結
煙波綠江邊漁父印如我真可鑄王甫兄嘗欲以酒徒
大半取封侯獨去作
江邊漁父鑄一私印
二語乃辛稼軒詞也興至復援筆歌成聊扣舷絕勝茅

屋底一椽纔及肩

謝臯羽西臺歌

燕京晝晦風雨雷黃土潭中神物回文山道人大事畢
先生痛哭登西臺臺邊黯黯愁雲繞楚歌一聲出雲表
埋骨還須問綠荷招魂已見來朱鳥朱鳥來何方
爾勿悲鳴思故鄉此閒山高水又長絕勝飄泊零丁洋

晚泊蘭溪

濛濛暝色泊城隈斜臥風前百尺桅繞郭人家燈半上
滿江寒意雨初來惟將藥裹殷勤檢是日張僕及同
舟徐君均中寒
管花枝爛漫開今日屠門欣得肉夜深自向芋鱸煨

常玉道中

撲面寒吹萬壑風東裝遊子太匆匆一條路入亂山裏
幾箇人行曉色中

層巒疊嶂儘縱橫只有中間一徑平看取滿山都是雪
今朝真向玉山行

行人如蟻走山邊滑滑泥深亦可憐却羨擔夫爭道急
一肩慣鬪萬蹄先

白竹兜兒駐道旁恩恩一飯飽黃梁屏風關外重回首
自此青山非故鄉

薄暮大雪抵玉山

是日飯於草坪過草坪
即屏風關入江右境矣

紆干凍雀最堪憐欲卸輕裝更惘然萬壑溼雲攜袖裏

一天乾雨撲城邊客中又有將分袂同行徐君名滄紹
興人自江干與之

俱發至此而別篋內猶餘未了篇多謝盪平風一樽酒免教寒

粟起雙肩

除夕
從前二十三除夕守歲年年總在家忽向客中聽臘鼓
劇思歸去乏飛車屠蘇杯冷故園酒鼓吹聲高官舍笏
此景極知無足戀殘星一任曉橫斜

穀日遊水南寺并序
城之南為冰溪戴叔倫詩所謂冰為溪水玉為

山也寺又在溪之南乃唐閣立本捨宅所建寺
後有如覆釜者卽其墓也

危橋架木走橫斜落日山中起暮霞三尺公琴丞相墓
一聲清磬梵王家隄沿冰水客尋路井汲雲根僧煮茶

寺後一井 祇惜湍明遺講院松關晝掩未容搥 寺左爲
日雲根 辰讀書處今于其地 建書院門掩不得久

茗溪生歌 并序

予去年十一月十九日至懷玉又十日而汪調
生道鼎至共處月餘因爲此歌以贈之卽送其
還浙調生生於吾湖故號茗生亦稱茗溪生

茗溪生人中豪長靴短袖袍面不皺頭不顛善飲酒

一大砲喜讀書千牛腰薄武安輕票姚叩軍門陳芻蕘

書生莽將軍驕不我用無噍噍壬寅江南用兵茗溪生
進五策有尼之者不果

用玉之山青如描冰之溪白於淘君鸞鳳我鷓鴣本異

枝俄同條月之夕霜之朝排書櫃橫經橈鬪競病辨噉

稿廿一史本與標三千年頭與尻細分拚互搜牢鬼可

罵佛可燒春風起呼輕舠下巖瀨乘胥濤君行矣翔且

翱僕憐矣廓以寥單絃奏獨繭繚孤羆坐隻鶴嗥惜君

去爲君謠雲冥冥風蕭蕭

寄茗溪生

飄泊誰憐客裏身頗欣佳伴得汪倫一燈覓句過除夕
九等論才到古人明月有時還更至好花何地不成春
故鄉占盡湖山勝懷抱知君定一新

予侍 大人於毘陵最久與主人汪蓮府儉諸君

最相得也追念舊遊了了如昨而已五年于茲
矣因成四律以誌陳迹

爲愛蘭陵酒一卮曾經五載此棲遲牙旗秋卷周郎宅
社鼓春喧季子祠花接金閭遊冶地草連錢甕太平時
雪泥蹤跡分明在會有梁間舊燕知

借得香山一隻輪城東消夏更遊春紅梅閣上迎仙客

黃菊籬邊訪野人危塔尙看千尺聳故宮曾迓六飛巡

簾丹亭爲南 巡駐蹕之所 卽今俛仰風塵裏悔不花農共卜鄰

終歲唐灣簫鼓忙豈惟競渡盛端陽低排彩幄跳師子

跳獅子 高駕雲車坐窅娘雲車以五色裝成坐二女 莫

笑種花思慶朔更聞奪堦唱瑤光鄙人自是沾泥絮祇

怪東風爲底狂

主人倜儻有誰如千里移家賦卜居洗釜呼童烹蹋菜

蹋菜葉皆鋪地而生 登盤勸客食鮑魚出江中極肥美 秋光已

覺詩中滿有詠菊詩四集之刻 酒客常防坐上虛今日相思雲海

隔蓮府諸君探懷空贖去年書

古烈女詩

桑下相逢本偶然黃金翻似試嬋娟妾身願學田光死
一使人疑不值錢 秋胡婦

英雄失路妾無家天遣相逢此水涯一飯是情一死節
免人錯認路旁花 溧陽女

五月五日夜飲漏三下罷歸漫書所見

酒罷笙歌歇人歸燈火微蚍蜉緣案走蝙蝠繞檐飛黠
鼠驚逃穴飢蚊喜撲衣明朝看此句夢語等依稀

七月四日還浙應省試

為有浮名未許刪秋風游子唱刀鐮敢將倦翮追黃鷄

且把歸心問白鷗作客生涯如酒薄回家行李比詩屨
多情賸有江山在依舊青青送我還

自涪安以上路愈狹而灘愈高視曩往江右風景

有異偶成三絕句

自向涪安郭外過臥聽邪許耳邊多一灘究竟高多少
我欲于中放木鷲

亂山突兀插晴空灘路盤旋一綫通今日水中真有骨
試拈字義問荆公

人間行路本來難旅思還隨眼界寬看取歸時船下水
輕風吹過木樨灘

樓三十一
天寒宵永惟睡相宜漫成一律時大雪前一日
憑君檢點客中樂只是瞢騰睡裏多但覺衾裯朝尚煖
不知風雪夜如何寒燈有穗眞吾伴凍筆無花倦爾呵
爲問當關催叔夜豈如法喜守東坡

寒窗無事將駢散二體文手錄一過漫書其後

凍筆呵來總未融字欲墨淡不求工窗牖妬我先教黑
燈火憐人肯放紅今日我書生紙上他年誰付死灰中
幾回檢點還堪笑不值青錢三百銅

屯溪觀劇戲寄蓮府諸君

江邊三日臥風梳日日歌場背水開一朵紅霞依舊好

兩番黃海不虛來祇憐客裏萍身暫難博人前柳眼回
戲作小詩君一笑不須更寄嶺頭梅

攤街肉

此二題皆臨平歲終風俗
先君有詩載印雪軒詩集

攤街肉家家買肉酬神福市上數青銅厨中膾紅玉平

時鼓刀人至此手俱束

臨平過送竈日屠戶皆
閉賣肉者盡邨民矣

村中多

少收豬奴歲終競學支離屠當街隙地無勞租竹扉葦
扇街頭鋪花豬一具雪作膚去年肉苦多今年肉苦少
一爨肉束以藁啖肉先生嗔價昂市兒尙詫青蚨小團
團落日雞子黃夕市已散歸踉蹌勿愁肉貴明年荒且
喜宿逋差足豪門償

俗以肉多而賤主
來年豐否則反是

乾蕩魚

蕩上聲臨平呼魚池日蕩

乾蕩魚村氓生計耕且漁門前激澼水一渠水中鬣鬣
干鱗舒朔風吹蕩蕩欲竭箇箇銀刀跳活潑屏斗翻如
銜尾鴉漁父迅若穿雲鶻曉市乍動漁人來青魚白魚
沿街堆臨平歲終酬神例用青鱓白鱓兩種魚呼僮買到猶穿鮓夜深燈
火神筵開餽餘更付糟糠氏此味頗宜麴秀才今朝魚
賤買者眾明日蕩中重打凍勿云竭澤愁無魚來春多
買魚秧種

凍梅

新紅舊翠盡空條祇賸梅花守寂寥冷伴相逢應一笑

凍魂未返待三招月明惟有樹臨水風緊更無人過橋
為問春光在何處林梢隱約酒帘飄
老幹橫空自鬱盤幾忘風雪夜漫漫一廬燈火人同瘦
滿地霜華影亦寒范叔誰知天下士鄭虔雅稱廣文官
楊家縱有冰山在不值梅如冷眼看

將之新安次韻答周雲笈

承謙

故人為我意躊躇知我歸期逼歲除客久賴兄諳父病
家貧仗婦課兒書夢懸石鼓山頭月信盼桐廬江上魚
一事羨君脩得到不煩白首倚門閭

次馬讌香

丙奎

述懷詩韻自遣

一枝秃筆本無花倚此謀生計更差若論功夫銅有洋
敢云聲價玉無瑕客心久已同禪鷓鄉夢還來擾睡蛇
觸熟人間殊自笑故園豈并乏茶瓜
願買烏巾山下田便移家去住林泉稍申慈母晨昏養
更結空王香火緣叩隴常依先世舊科名留待後人賢
不知此志何時遂尙少錢神論一篇

檢舊書得枯蓮一瓣感賦

六郎風貌詫當年憔悴而今劇可憐竟把枯禪來學佛
非同遺蛻去成仙舊盟未必鷗能記末路偏於蠹有緣
回首池中同植在紅衣正試曉風前

分詠新安古蹟六首

大風莽莽竟亡秦天遣神仙作漢臣雙箸算成天下局

一樵驚起隴頭人赤松未遂尋師約黃海堪容辟穀身

或者祖龍方大索晉來此地掃荆榛隱張山在績溪相傳留侯嘗隱此

戶封十萬亦堪豪不負當年汗馬勞楚漢之間分土易

韓彭而外置身高地如甌越諸王小忠或番君一例褒

眼看功臣菹醢盡孤城尙據萬山牢梅鎬故城在祁門

三康名重綠林知來此蕭條寄一枝江上死拚膏賊刃

山中生已建神祠丰裁倍峻登朝後姓氏潛更避地時

我是餘不亭下客擬來墩畔拜雲旗孔貞侯愉讀書墩在歙縣

有此田園便可回何須更遣督郵催山中懷葛風猶在

世上唐虞局又來一洞桃花天地小五株楊柳義熙栽

間雲到處皆堪住莫訝先生此翦萊淵明舊里在歙縣

白也風流一世傾閒來此地訪宣平月從采石磯邊送

雲在黃山頂上迎如子憐才還有意神仙遊客太無情

一樓卻勝長安市免被中官喚姓名太白酒樓在府治

越州舊宅罕經過又遣閒雲此結窩何地不堪明月對

吾鄉畢竟鱖魚多扁舟泛雨攜蓑笠古屋經春鎖薜蘿

見我來時應一笑此人太不喜煙波張志和宅在祁門

鮑四山瑞駿孝廉為余言黃山之遊奇甚亦險甚

余素乏濟勝具變慕為畏作小詩紀之貽故鄉

諸君問黃山者

山路盤旋一髮羸那堪凹凸盡危途遊山本是名流事

盡出書癡匍匐圖路險處非匍匐不能過

一局殘棋千古看我然頭上進賢冠洪荒竟倩何人鑿

預識周秦以後官丞相觀棋石

瓔珞莊嚴妙相留臨崖一望意先愁二分垂足無人敢

都向山中作臥遊絕壑下有石觀音像必臥於崖上探頭出視方得見之若欲立視則俯臨

萬仞無此膽也

人間浪說筆如椽看取靈根上插天可惜文人無此手

樓三十六
筆花閒放白雲邊

石筆生花

山中幾處欸僧扉

有僧寺三可憇

最好憑欄看落暉何處閒雲

不收拾飛來飛去濕人衣

蓮花峯頂漫相招安得凌空百尺趨白問觀空空未得

不來輕度斷凡橋

山中橋名

寒夜書懷

霜華壓屋夜凌兢寒意和愁一夕增筆底性靈襟上淚

客中伴侶案頭燈狂歌自署無心子枯坐人疑有髮僧

慙愧故人呼畏友近來添得百無能

故人謂馬燕香

遷居

又挈琴書到此停五遷蹤跡竟如萍阿兄未共東頭屋

稚子堪橫北面經潘令閒居虛有賦劉郎陋室豈無銘

烏巾山下先人宅空賸嵐光入坐青

余家自德清遷臨平於今五遷矣

病中偶成

東風久意挂帆行無奈經旬守藥鑷病樹一株徒臃腫

落花三徑又清明欲拋長鋏終無計小住鄉山亦有情

檢點方書還自笑養生我待問莊生

閒門一任網蠅蝟獨向空齋守寂寥瓶內插花紅躑躅

鑊中糞藥黑逍遙留人石鼓湖邊月招我錢塘江上潮

何日布帆安穩挂煙波極目路迢迢

時將客新安

孤鸞曲

為烈婦王氏作婦續溪人程君紹炳之配也

石照山前石鏡明孤鸞對鏡夜悲鳴悲鳴終夜無人識
 如訴冰心一片清一片冰心雙淚血不堪舊事從頭說
 回憶絲蘿新締盟書生門戶都清絕王家青到女兒箱
 程門白映嬌兒雪一雙嘉耦玉無瑕灼灼天桃豔似霞
 詠絮笑隨夫問字牽蘿苦累婦持家紙閣寒多同對月
 蓬門春少共尋花夫壻才華原絕世祇憐四壁支無計
 薪水艱難郎意傷米鹽凌雜儂心細麥飯蔥湯夜欸賓
 節羹則粥朝營祭鶯管能開子晉顏牛衣不灑仲卿涕
 瓊枝玉樹正蔥龍天上俄來吹霎風王粲貧常游汗漫

秦嘉歸已病惺忪未將食籍完菹糞先把餘生付藥籠
 腰帶減來緣食少心肝嘔出為詩工低眉佛遠呼難應
 高手醫來技已窮生尙神清憐叔寶死方才盡惜文通
 此際愁雲吹復集此時恨海填還溢翦紙難招化鶴魂
 懸壺豈止啼鵲泣便擬三更了此生泉臺或者追猶及
 縹緲神先紫府遊伶仃魂已青亭立無端數事觸心頭
 敢謂孀閨一死休尙少清聲堪繼鳳尙無吉地可眠牛
 楹書擇付孤三尺杯酒親澆土一杯一笑吾生無憾矣
 而今始得從夫死去拜尊章白髮前去陪夫壻黃泉底
 地下團欒地上孤千秋伉儷從今始畢命朱絲三尺繩

盟心古井一泓水從來苦節總宜酬不見尼山錄柏舟
黃鵠已憐生獨活青鸞況乃死同游慷慨從容皆一念
英雄兒女等千秋始知海底珊瑚折遠勝天邊榆樹留
我作長歌告彤史清風先到雲藍紙絕妙慚無黃絹辭
採風會有繡衣使

送晏白華茂才綵省親山石

槭槭空林霜滿天送君西去意茫然男兒馬首三千里
老女蛾眉二十年婦解吟詩夫豈俗兒能問絹父尤憐
河陽一縣花千樹添得芝蘭在膝前
表裏山河亦壯哉羨君吟到白登臺韓侯故國詩情在

鼓子荒城霸業衰汾酒雅宜名士共秦雲都化美人來
自憐久署村夫子安得相從眼界開

天涯蕭瑟感離羣纔幸相逢袂便分燕市春風須待我

期于庚戌年京師相訪雁門秋色正迎君千盤峻峽何妨試一曲

陽關不可聞別後登樓望西北故人定有氣凌雲

月下偶作

滿地霜華夜色寒客中愁緒起無端長貧未了蠶千寶
久病難消藥一丸辛苦謀生資兔穎蹉跎失計負漁竿
不因明月多情甚對此蒼茫怕倚欄
天上清輝奈冷何細將全影認山河烏孫故國傳烽遠

赤子中原待哺多時新疆有小警并聞河南大無百萬金錢愁姪女三

千鐵甲戊蓬婆書生豈有匡時策祇向空齋獨嘯歌

黃佩魚

金鼎

茂才以其姬人蔣清鳳小照乞題

黃郎家近黃山下弱冠才名噪終買羊祐生原有夙根
馬卿貧亦能閒雅爲有坤靈扇底緣手攜玉杵訪嬋娟
證從蓬島三生石閱徧華嚴十種仙一朝喜聽靈妃瑟
西臉南眉總非匹再拜天邊始影星感君鍾出傾城質
黃童自昔號無雙蔣妹于今推第一折柳未容沙吒利
散花竟近維摩詰金母能容便有緣瓦姑未卜先知吉
青鸞引到六萌車天上神仙下紫虛夜月同參珠母島

春風先到玉人居畫眉筆爲鈔書禿封臂紗因刺繡除
大婦宛同乾阿嬈諸郎都拜女相如蛾眉宛轉承恩始
鳥爪玲瓏記曲餘郎坐清陰調鳳妾拈佩玉喚魚魚
魚魚鳳鳳相憐惜不解蕭郎常作客一去羊城年復年
夢中何處尋郎迹寄遠難憑白燕釵懷人怕展綠熊席
昨夜春風到草堂送人夫婿轉家鄉尉陀臺上雲猶白
陸賈囊中金更黃愛把異聞徵桂管戲將新寵索珠娘
珠娘顏色渾如玉娟娟丰韻天然足紅蝦杯小臉常春
金齒屐高跌不束蜜啣親含勸客嘗蘭橈閒繫隨郎宿
長共鴛鴦住水濱東舫西舫皆金屋檳榔登頰曉猶頰

茉莉滿頭宵更馥蝙蝠能分嬌面紅鸚哥也學脩眉綠
問君喜看日南花豈是囊無珠十斛始信家中有鳳凰
鶯鶯燕燕皆凡俗走也生花筆已枯無端索句走奚奴
要求昔昔新翻曲道有真真舊繪圖君把抽觴煩子貢
我思脫帽看羅敷未容仙子凌波見已得香名信口呼
一曲鳳兮君弗惱須知我本楚狂夫

硯因硯證圖為汪蓉洲

塚賦有序

去羊賦平野平

蓉洲夢一老人持贈一硯署曰海天浴日越兩
月得硯於賈人與所夢略似面有壽字環以蝠
蝠五視其背銘乃乾隆丙午歲高君香亭夢老

人贈硯覺而依形製成者也蓉洲因兩夢之昭

合謂有數存乎其間乃繪硯因硯證兩圖而徵

詩焉

謂夢為幻耶夢硯乃得硯謂夢為真耶所夢非所見即
此二義不分明安得夢裏老人重觀面得毋此老所贈
者別有精瑩石一片萬一他日五都市奇光燭天硯自
獻海日蒼涼海水飛與夢竟不爽一綫轉恐君於此去
取兩非便守故既使真者笑取新又合舊者怨吾言未
竟君大噱所見毋乃近童卯無論神物有變化非可刻
舟去求劍而且所得果良材何必妄生分別念種蘭可

使芷代芳召尹不妨那自薦獨不聞古今一夢耶萬事
過眼如霜霰六十年中兩入夢不過焦鹿偶然驗楚弓
無得亦無失魯鼎誰真復誰贗聞君此論有深省蠶績
蟹筐事百變是真是幻姑置之為君援筆書此卷

蓮叔招看牡丹即席有作

香風濃繞牡丹臺欲看名花趁半開人道阿嬌金屋住
我疑長吉玉樓同名高未免人爭識品重難教蜨浪催
坐對韶華還一笑不知誰是謫仙才

又二絕句

管領春風豈等閑珊珊仙骨下人間芳心當日分明甚

不媚金輪媚玉環

姹紫嫣紅各自春一枝偏鬪玉精神沉香亭畔君王笑
來箇朝天素面人

蓮叔有紅葉讀書樓客至輒止宿焉然賓朋徹夜

更鼓逼人每不能睡戲作小詩以告主人

曲似盤中小似舟客來強半此句留羽觴絡繹晨方散
鼉鼓分明曉未收我輩固宜束高閣仙人方配住層樓
他時陳榻如重下甘讓元龍在上頭

環翠園圖為汪瞻園茂才題

有序

環翠園者乃瞻園族祖昌朝大夫所築也前明

萬厯間歲大無大夫以工代賑坎其地為湖豐
 其土為山而園以成因署所居堂曰環翠而園
 亦以名焉園中之景見於明殿撰朱君之蕃之
 詩者凡百有一十盛矣哉今園已廢而湖亦淤
 為田惟嘉福庵巋然獨存余客其地嘗往游焉
 瞻園因出是圖乞詩為題四律

平楚鬱蒼茫當年環翠堂夕陽餘宰樹大地失湖光春
 雨招提寺秋風碌碡場昔人游詠處強半付耕桑
 見說園初啓名流競歛扉橋能隨地曲泉欲向天飛上
 客珠為履高僧苧作衣于今三百載喬木尚成圍

幸留斯卷在陳迹未全無正叔名園記王維別墅圖自
 宜勤護惜且勿感荒蕪朱老題詩在淋漓墨未枯
 我來三載住香火有前因為拜木居士曾尋禾主人雲
 煙雖換舊風景又從新看取桃潭水長流萬古春

梅村集有和元人齋中雜詠八律戲效其體即用
 原韻

枯桐將半死俗眼有誰開因熱非吾意求知亦可哀火
 攻誠下策炊種竟奇材猶勝胡笳拍迢迢塞外來焦桐
 秦灰燒不盡作者各留名人欲長恩祭天教脈望生蠅
 癡鑽許透蝸曲篆能成領取書三味休同蠻觸爭蠹簡

丹青好顏色也為歲寒凋已惜曹衣駮誰憐吳帶飄癡

殘畫

兒將餅易弱女當花描零落將軍後秋風老緯蕭

腰間三尺劍世上幾千年牛斗曾衝後龍淵未鑄前故

人頻挂樹壯士不論錢欲共蒙莊說先刪盜蹠篇

舊劍

青餘一方鐵白盡腐儒頭殘瀋何年積微名幾輩收圓

難如玉帶曲竟等珊瑚不必銅臺瓦香姜已足愁

破硯

短檠休便棄知我一生心世上光難借兒時味轉深已

消花豔豔曾伴漏沉沉老學庵燈火風霜未許侵

廢檠

明鏡還如月秋宵不吐輝舊游徐穉在往事樂昌非恰

稱塵容對難憑素手揮玉臺人久別定卜幾時歸

塵鏡

斷碣初離土摩娑認未真文章專媚鬼書法或通神紙

上銀鉤古人間宰樹新何如無一字頑石不知秦

斷碑

清奇古怪四首

此先君子印雪軒集中題也瞻園茂才擬以消

夏因邀予同作

攬轡登車意慨然俟河安得歲盈千名流厄運關唐祚

元理空談誤晉賢臺古人將已婦拜堂新我欲蓋公延

乾坤何幸逢昭代海宇無塵二百年

清

豈果輪囷擅異材平生頗負氣如雷黃鬚自愛生兒好

青眼聊因相士開定遠平平非將略阿奴碌碌總凡才

南華文法淮陰戰都是空前絕後來奇

此生原只與今居敢慕尊盧及赫胥杜老詠懷雖有寄

桓榮得力恐徒虛蘭臺捧出葫蘆本竹簡摹來科斗書

陽五姓名人尙識鬚眉莫問近何如古

鑿井何曾果得狴竟煩邑犬吠信人驚入火宋無忌

我笑談詩敬去文莫訝橐駝非習見未妨魑魅與同羣

山濤胸次從來少一任狐鳴總不聞怪

聞說

聞說淮南北狂瀾徧數州土狔難制浪石燕況逢秋水

勢欺平地江聲怒上游尙憑一抔土辛苦鎮黃流

已怪天長漏無端海亦飛風翻黃雀急浪挾綠魚肥滾

滾鮫龍入荒荒雞犬稀江南財賦地何以慰宵衣

題晏雪研女士詠真冬青書室集

女士和州人幼隨父官滇南晚又隨其弟宦江

右愆期不嫁工畫能詩文予與其姪白華茂才

友而於蓮叔處得見其稿并聞蓮叔將以付梓

因賦此章

新紅宿翠都零落惟有冬青一樹綠冬青樹底阿誰家

貼蘇黏苔幾間屋屋中舊住女相如明月清風伴獨居

蠅鼻燈前親檢韻牛皮篋內手抄書小小從親行萬里

蠻花犴鳥皆堪喜蜀相祠邊銅鼓荒滇王城畔蘆笙起
 纔返鄉山又豫章馬當風利蒲帆駛身世飄飄南浦雲
 胸懷湛湛西江水東塗西抹儘流傳手撫冬青亦自憐
 天上嫫媧原不偶山中毛女獨成仙貧除詩卷無長物
 病藉丹青養暮年賴有弟堪同白首不圖婢亦久黃泉
女士婢君家阿買吾曾識話到義姑猶熟悉班姬才調
日藏珠重蘭臺魯女幽貞高漆室一樹冬青百首詩豈徒黃絹
 擅新詞紅闥一片心頭血寄語興公好護持末二句乃
 先人題談

蓮叔見示秋日雜詠亦成二律

氏二女史集語也所云興公
 謂孫秋士先生今借指蓮叔

為愛秋風一味涼偶隨清磬至禪房踏來紅葉僧鞋冷
 供到黃花佛座香百八寒鐘催暝色兩三老衲話斜陽
 憑誰為補伽藍記見說南朝寺盡荒秋寺

蠅鼻挑殘小似星秋宵漏永尚熒熒著書辛苦頭將白
 說鬼荒唐燄青破屋風霜容易逼寒閨刀尺幾曾停
 短檠寂寞真吾伴不向燈光佛乞靈秋燈

送蓮府之毘陵

天涯蕭瑟感登樓又送飄飄下瀨舟君道菊花曾有約
 我憐桃葉未同游纔將春水迎歸棹早見秋霜上客裘
 為語龍門須早返清娛猶未慣離愁

貧士四詠次 先人印雪軒詩集原韻

豈有青蔥織翠裾一寒至此太蕭疏異時或與蚨同反
此日難言鳳不如半夜牛衣妻歎息數行劍墨客軒渠
冰霜傲骨憑誰共只有梅花尚繞廬典衣

腹中飢火苦難消貿貿然來暮復朝連日塵封鐺折腳
幾家飯熟米長腰胡奴厚意休孤負漂母高風久寂寥
恥向人間受嘍蹴家貧自緯舊時蕭乞米

囊中錦與筆頭花博得妻孥笑語譁意不求工獅搏兔
文宜諧俗鳳隨鴉無分醬酒皆堪覆任換鷺羊總足誇
西抹東塗何日了自憐此事竟無涯賣文

獨行踽踽又涼涼逼上謬臺竟莫償甘被親朋呼債帥
轉留老弱守窮鄉望門何處投張儉焚券於今少孟嘗
一笑不如來飲酒醉中日月足相祥避債

登金雞峯作歌

一峯翹然立乃得金雞名金雞不飛亦不鳴昂首似與
青天爭天風蓬蓬吹我上其上梵宇何崢嶸憑欄俯視
空一切眼底頓覺羣山平千蹊萬徑細如髮一環堵乃
新安城我來新安已五載碌碌徒負山神盟偶然至此
一登眺黃山白岳爭來迎青鞋布鞵亦易耳所苦世故
纏其身吁嗟乎勞勞塵夢幾時醒要聽金雞鳴一聲

閩蓮叔詩有觸旅懷書四十字

衰親與病婦相對話天涯道我客行久如何鄉信賒此情頻入夢無夕不思家羨殺孫莘老兒扶母看花

山人又以畫一冊見贈遂書其後

一花與一葉何莫非化工不可見可見皆人功刻玉與葉似翦綵與花同葉亦非不綠花亦非不紅其天既已失但可欺兒童吾欲求其天庶幾惟畫中作畫必求似所學徒雕蟲作畫不求似所好非真龍不求似而似乃與其天逢是故吾老鐵山人自號老鐵其畫與詩通一花一葉耳生趣常無窮借問何能然真氣盈其胸

述懷

一燈形影鎮相親與我周旋止此身早竊聲名憂不壽少就著述恐長貧吟詩太苦心神病作字難工腕鬼瞋飲水是寒還是暖人知不及自知真

江蓮府和余新安舟次韻由毘陵寄示因再疊答之

得君一紙報平安何日歸舟果上灘但得團樂共兒女不妨脫畧到衣冠年華逝水無多戀世事浮雲莫細看只有閉門高臥好從容睡到日三竿艱難辛苦止求安世路由來險似灘名士于今同畫餅

錢奴幾輩又彈冠男兒別有千秋事俗子休同一例看
戲作狂言君莫笑鮎魚要上最高竿

雨夜作歌

吾不識雨噴喜又安知雷雌雄但恐水潦太盛傷田功
又恐長淮水竟與黃河通河臣昨者抗疏入黃金百萬
頒司農千金萬金鑄此一抔土然後可以約束鼉鯨龍
大江蜿蜒走入海其勢本非河流同上流太急下流壅
一怒遂欲淮揚衝雨師幸勿助其虐當念民力東南窮
中山逋客可憐蟲偶然來此干山中日食不盡米五合
卻願天下皆年豐年豐穀賤一飽易老翁擊壤吾其從

蓮叔三十初度以四律爲壽

不作常談侑壽觥且從初度話生平名山壇坫新增席
香國敦槃舊主盟我輩文章宜放蕩天生才子總聰明
華年三十詩千古皓首經師愧盛名

霞谿深處足清娛一幅團欒家慶圖長吉堂前呼阿嬾
老坡膝下抱於菟才高自許小名士官貴人稱中大夫
更喜入閨良友在畫眉筆底幾曾枯
越水吳山路幾千勝游屢上木蘭船英雄本色仍兒女
風雅真傳卽聖賢雜劇場中雙捉壻麗情集內小遊仙
焚香欲進長生祝綺語都堪供佛前

自慚面目等吳儂偏得君家倒屣迎不是孫賓能愛客
誰容趙壹喚仁兄生遲一歲龍蛇判君以庚辰生余交以辛巳生故云
定千秋鹿豕驚祝史諛詞吾不慣新詩要鬪管絃清

蓮叔以三十自壽詩見示又依韻和之

魚袋腰間久佩銀年華三十正青春我思風月許元度
人道神仙梅子真亦擁豪華偏不俗但拈筆墨總無塵
從來郊島皆寒瘦如此詩人有幾人

四載新安汗漫游閒雲自為好風雷盟從白水心俱淡
交到梅花福已脩大器每期成馬援清談常得共羊求
一枝秃筆三升墨題偏君家紅葉樓

莫將世事置胸中我輩原非田舍翁但覺雞蟲無得失
安知蠻觸有雌雄一舟煙雨霞溪水萬壑松濤台麓風
賓戲客嘲都不曉近來耳比鷓鴣冠聾

卅年陳迹屢推遷且喜琴樽舊結緣入坐尙餘端午酒
稱觴剛啟第三筵嬌兒書課增前日老母精神勝昔年
天與才華兼與福劉綱夫婦豈非仙

大台山人將余所致書札裝成二冊聞之滋愧

寄書不獨報平安無限清狂在筆端一月須糊一斗麵
綠珠盆內幾曾乾自三月至此云已得四十餘函而草草筆墨在所汰棄者猶不在此數也
收拾都歸一卷裝只慚筆墨太類唐書成總似恩恩寫

不識荆公有底忙

荆公詩云不識荆公有底忙
不識荆公有底忙
不識荆公有底忙
不識荆公有底忙
不識荆公有底忙

大台山人詩

天與水華築

蘇軾詩云天與水華築

廿年刺激

齊趙客

莫以

莫以

銘篇 俞樓禊纂第二十七

德清俞樾

銘者名也因其器名而書以為戒也是以作器能銘

古人貴之古之為銘者必有意義存乎其辭若徒以

賦物為工則非銘也余哀集舊時所為銘存禊纂中

題曰銘篇其辭雖陋各有微意存焉爾

春在堂銘

余因曩時花落春仍在之句以春在名所居堂有春

在堂記存賓萌集復系以銘

歸乎休乎勅吾輪乎息乎游乎娛吾文乎人以爲秋而

我曰春乎

達齋銘

曲園中小齋也園無多屋斯齋南鄉則園中之屋斯為尊矣是宜銘

君子之道能收能發其藏之也不可得而掘其出之也不可得而遏是故吾園則曲而吾齋則達

良宦銘

東北之卦曰艮東北之隅曰宦吾於曲園東北築室以良宦名而為之銘

維東北隅有地數筵有柳濯濯有竹娟娟築室于良宦名焉宦之言頤良則止矣頤神保年吉祥止止

三不如人齋銘

東坡自言有不如人者三飲酒著棋唱曲也余少時曾以名其齋今錄其銘

嗟我之能百無一也何獨此三者而名吾室也曰三者之不能吾無恤焉若其餘者俛焉日有孳孳人一能之已則十人十能之已則百也

書架銘

書度於架肉懸於格書味厚肉味薄

書案銘

伏案二十餘年著書二百餘卷蓋月得一卷書而吾意

則已倦是以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而顏成子偃見乎其
所未見隱几則同而今昔有變

書燈銘

東晉謝靈運詩書和墨內和載

爾光之熒熒兮爾影之亭亭兮爾數十年而長青青兮
而坐爾前者髮則星星兮

書刀銘

晉謝靈運詩其鋒若割日官楚華人一論之

試之紙則霍霍試之它物如搥如擗噫斯為俞子之削

羊豪筆銘

其微令其險

史載筆士封羊羊乎羊乎文字之祥乎

兔豪筆銘

其微令其險

兔毫者兔則已朽也皮之不存毛何有也何入吾之手

猶風馳而雨驟也

銅筆鞘銘

俗稱筆套非古字也陸機草木蟲魚疏曰蓑楚今羊

桃是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鞘筆管

則作鞘字為宜矣

金水相生元精在中以養其鋒故橫掃千人而為天下

雄

銅墨盒銘

昔我獻賦明光之宮惟爾實從及我退老西湖之上

樓三十七
亦爾與同今我衰且慵矣伯陽父之書成而金盃之汁亦空爾其歸就墨胎之封

甄硯銘

出於泥塗而親翰墨緊搏埴之力然則葬我宜陶家之側

水注銘

一勺之水化爲煙雲而成天下之文蟾腹之中其有龍存乎

名字私印銘

余文之陋余字之醜借爾以輝光其前後百世而下指

爾而歎曰曲園叟也噫何必黃黃焉大如斗

飯盃銘

雖曰脫粟必量吾腹凡事類然逾量非福

茶盃銘

香杭飽香茗熟盛以甌白如玉水泉清茶芽綠先生能飲幾何少於玉川子者六

竹箸銘

不可無竹亦不可無肉吾以竹食肉

帷帳銘

方暑之夕白鳥營營而枕席之上窈然無聲猶戎馬在

郊恃此一城噫夏商之季亂矣而毫周之域則平定哀
之間昏矣而顏曾之室則清君子於此得養心之道焉
嚴其扁鑄而毋為外物之所撓

枕銘

冬枕枕布昭其省也夏枕枕蒲取其清也君子晝動而
夜靜奚其警也

皮倚子銘

桌椅字其初止作卓倚後變而從木茲則皮也而非
木也於木奚取故仍作倚

木養和而易以皮以臥以坐無弗宜吾未嘗聚徒而

講學毋曰皋比

鏡銘

爾知吾面不知吾心與爾居久矣爾之知我猶淺也而
何悠悠者知我之深也

梳篋銘

非疏也不足以通其類非密也不足以去其累君子觀
於梳疏而篋密而知剛柔之交劑寬猛之相濟吾將執
此以為治天下之器

衣箱銘

衣時為大裘冬而葛夏也稱次之元上而纁下也

徧裘伊可憂諸子繡屨亦足羞凡若此者爾筭其無收也

錢櫃銘

錢取其流何事乎櫃曰儲以有待而非爾之蓄

管鑰銘

苟非爾牡雖納之而不受君子法之以守身不為威惕

不為利誘

佩囊銘

大而人材於爾乎收之小而詩句於爾乎投之爾其公輔之器而兼名士之風流者乎

唾壺銘

吾於世事有悲憫而無怨懟吾於世人有嬉笑而無詬諱故爾從吾數十年而至今未碎

花插銘

以我就花不如以花就我爾為我養花弗安斯安

手鑑銘

嚴寒五九一陽生袖天地冰霜而春在吾手

蠅拂銘

麾之而已毋拔劍而怒也君子之於小人勝之不武也

摺疊扇銘

用則舒而張之不用則卷而藏之古君子之道微爾其孰能當之

葵扇銘

炎威蟲蟲金鐵銷鎔何以解之恃此一葉之風噫物有小而用則鉅士有卑而論則崇

方竹杖銘

以左以右惟所將亦步亦趨罔弗臧爾用則圓體則方君子之德斯爲良

眼鏡銘

天生吾目不利於遠假物爲明非吾之願吾不務外游

而務內觀故吾之用爾也

千里鏡銘

理在目前奚取於遠苟有得乎千里之外必有失乎几席之畔是器也彼人之所珍非吾人之所玩

自鳴鐘銘

挈壺氏廢爾實代之天假之鳴俾司厥時時乎時乎不再來君子聞鐘聲則思

時辰表銘

爾其狹歟曩歟乃司日之長短歟待時而動君子所事也是用佩之非曰爾玩

鼻煙壺銘

鼻之於臭取其芳香茲何為以辛酸為良壺公壺公爾為我藏吾將學仲尼蹙額而嘗

算盤銘

自籌策之變為珠而言算學者月異而歲殊上測斗極下窮海隅終日琅琅千錙萬銖爾獨墨墨而與我俱爾尚安我之愚

玻璃窗銘

依古字宜作頗黎然玉篇已有玻璃字其字亦古矣日月之照臨爾為我受風雨之交侵爾為我守吾以招

祥而塞咎

戶銘

入焉不愧於己出焉不忤於人吾出入於茲所不由其道者有如茶與鬱壘之神

自置棹銘

禮記檀弓篇君即位而為棹歲一漆之正義謂人君尊即位得為棺此禮也固非士大夫以下所敢議矣然王制篇云六十歲制正義曰老而預為送終之具也歲制謂棺也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為棹不待六十然則六十為棺乃是古制余今年五十有九

樓三十一
去六十止一歲矣四月乙丑內子姚夫人先我而逝
爲其作棺因并作之而系以銘

膠膠擾擾何時可止一入此中而萬事已變濁世爲太
清返末流於古始歸乎歸乎吾將去彼而就此

書冢銘

書冢者德清俞樾藏其所著書之槩也凡羣經平議
三十五卷諸子平議三十五卷第一樓叢書三十卷
曲園雜纂五十卷俞樓雜纂五十卷寶萌集五卷外
集四卷春在堂雜文七卷詩八卷詞三卷隨筆六卷
尺牘四卷楹聯二卷四書文一卷太上感應篇續義

二卷袖中書二卷游藝錄六卷書成鏤版而行之聚
其稿而葬之從而銘之

古有劉蛻之文冢今有俞樾之書冢烏乎後世詩禮之
儒無發斯冢

